

問之獸人

編 者 老 舍
行 印 社 版 出 三 獨

人 獸 之 間

Eugene Brieux 著

包 起 權 編

行 印 社 版 出 主 獨

人獸之間

(四幕劇)

人：(以出場先後爲序)

何夫人——何國棟之妻，三十九歲。

何萍——其女，二十歲。

何國棟——僑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官，四十歲。

李媽——何宅女僕。

周培初——僑檢察官，三十二歲。

王吉人——僑法官，三十歲。

王笑人——其妻，二十六歲。

曹政平——僑檢察官，三十二歲。

吳謙之——僑法官，六十歲。

湯國華——何國棟的代理，二十八歲。

江書肥——僑書記官，二十五歲。

王貴——僑法院工役。

高士遠——劣紳，五十四歲。

人獸之間

人獸之間

偽法警長

顧名——趙福根的律師。

張老二——證人。

趙福根——嫌疑犯，三十歲。

偽法警——甲乙二人。

趙王氏——趙福根之妻，二十七歲。

趙母——趙福根之母，五十歲。

審判長——偽刑庭審判長。

查科長——偽司法院科長。

地：

離南京不遠的一個地方。

時：

抗戰時期。

第一幕

何宅客廳，陳雲蘭，楚毅。

這裏有兩個門，這內面的，到外面去了，中壁有鏡，窗外發着響聲，護院片兒，客廳裏放着一桌筵席，何夫人正在那兒忙着，河萍小姐帶着跪的從裏面出來。

河萍：媽，爸爸回來了。

何妻：在那兒？

河萍：在裏面換衣服。

何妻：那個日本人的案子怎麼樣？

河萍：爸爸沒有說。

何妻：你手裏拿的甚麼？

河萍：晚報。

何妻：有甚麼消息？

河萍：媽，好消息。日本三次進攻長沙，又給我們的軍隊打潰了；這晚的報紙都登了他們

在長沙潰退的消息，鬼子這一次的損失，我看才不輕呢！

何妻：是嗎？這太好了！我們在淪陷區的人天天都盼望着中國打勝仗呢！

人獸之間

何萍 媽，還有一個……

何妻 還有甚麼？

何萍 還有一個消息可不怎麼好。

何妻 是甚麼消息？

何萍 還不是那個日本人的案子。

何妻 報上怎麼說？

何萍 報上都怪爸爸不好，說他不負責任，好像凶手捉不到手，都是爸爸有意不追究的。

何妻 媽，您說氣不氣人！

何萍 野村那個日本鬼是甚麼好東西，儘在這兒欺侮我們的老百姓，還不該遭人暗殺嗎？

何妻 可是輿論不這麼說，媽。

何萍 輿論，你太看得起他們了。在鬼子佔領的地方，壓根兒就沒有輿論？

何妻 媽，……我不說，您要怪我的。

何萍 孩子，你說好了，有甚麼事？

何妻 媽，我難過極了。我們堂堂中國人，爲甚麼在這兒做敵人和漢奸的順民？像爸爸那

樣聰明的人，還怕沒有事做，定要弄在這兒做爲奴隸的官嗎？我總不該不對

何妻 萍兒，你年紀太輕，有許多事，媽媽還不能告訴你。

何萍 媽，您一定瞎了我甚麼事？

何妻 好孩子，你不要多問了。總而言之，你的爸爸不聽漢奸。

何萍 那麼爸爸爲甚麼在這兒做官呢？

何妻 你以後自然會知道的，會同帶你的爸爸的。

何萍 說起這地方的人，我就恨，他們簡直一點骨氣都沒有！

何妻 是的，他們儘在幹着一樣遺臭萬年的事！

何萍 （切齒）我要把那些漢奸殺盡絕才好！

何妻 所以你的爸爸怎麼能夠離開此地。

何萍 （轉聲）怎麼，爸爸真要肅清這兒的漢奸嗎？

何妻 萍兒，是的。

何萍 我這才明白了，早幾天，爸爸偷偷放走的那些人，一定是游擊隊。

何妻 快別說，這可不是隨便說着玩的。

何萍 是的，我要敬愛我的爸爸！……媽，今晚上請的客人是一些誰？

何妻 還不是你爸爸法院裏的幾個同事。

何萍 （看請客單）王吉人，王太太，曹檢察官，……這些人，留了就是討厭！媽，我們幹嗎老是請他們啊？

人獸之間

何妻 這也是沒有辦法。你在這兒做官，你就得應酬，把人事先應付好，不然的話，你在公事上就辦不還，得處處碰釘子了。

何萍 糟透了，原來偽組織的官場是這個樣子！

何妻 （嘆）唉！我們不知道那一年才能重見天日呢！

何萍 媽，我倒有個辦法，我們乘早離開此地，到我們自己的後方去，好不好？

何妻 可憐你的爸爸不離開這兒，我們也不能走。

何萍 媽，您不知道吧，爸爸要升官了，到南京去，您是真的嗎？

何妻 我倒沒有聽說，怕有謠言吧。

何萍 這消息要是真的，爸爸究竟到不到南京去？

何妻 我是不贊成他去的。南京比這兒要危險得多，去了也辦不了這些事，白去的。

何萍 是的，要真鬼子哥一個軍人來保護你，就好了。你心裏明知他本來監視你的，你敢

拒絕嗎？那些偽警察的耳目不曉得去弄來，到那裏沒有一點自由，真是苦肉苦

何妻 萍，你又忘了我的話了。

何萍 媽，我留神了。……爸爸怎麼辦，報紙都攻擊他，我真是擔心極了！

（何國棟從裏面出來）

何壽媽，爸爸來了。

何妻 看見，你別廚房裏去，看，裏準備，怎麼樣了。

何壽媽，我就去（下）

何妻 國棟，那個日本人的案子，判決了沒有？

國棟 還沒有，現在正在審呢。

何妻 那麼亦怎麼回來了？

國棟 楊國華楊老生在代理我。

何妻 那翻嫌疑犯怎麼樣，是凶手嗎？

國棟 不是，他一時犯罪的證據都沒有，還得釋放。

何妻 兇手逃到那裏去了呢，真是急人。

國棟 可不是嗎？

何妻 我看周檢察官一定不齊好好的辦，在敷衍你。

國棟 那不齊的，這是他的責任。

何妻 人家不像你那樣負責任，不然的話，中國早就強了。你還是得抽一點的好。

國棟 我知道，你放心吧好了。（輕聲）淑，中央今天打了一個電報給我。

何妻 中央？

人獸之間

人獸之間

國棟 是的，重慶打來的。

何妻 有甚麼要緊的事？

國棟 （四顧了一下，小心地）。叫我調查地計本軍隊的配備情形。

何妻 這件事怕不容易辦吧？

國棟 是的。

何妻 你不能不辦嗎？

國棟 那不成，國家給我們的命令，我們沒有第二句話，只有服從，就是犧牲性命也要去完成的。

何妻 國棟，你是拿了鎗子去搗石頭，我替你擔心極了。

國棟 你是說：我躲在敵人的後方，拿了偽組織的官職做幌子，給中央刺探敵情這件事嗎？

何妻 是的，你太冒險了。你爲國出力，我是沒有不贊成的。可是你何必承擔最危險的弊呢！要是走了一點風聲，鬼子就會槍……

國棟 槍斃我，沒有那麼容易。我何國棟是貪生怕死，也不到這「虎口」裏來了！我何

國棟 國棟真是利欲薰心，也早做了漢奸了！
何妻 棟，我是敬愛你的。可是我的意思：我們不如得到自己的後方去，後方不是有更多

國棟 你的話果然是不錯，可是大家都同你一樣的想法，都往後方跑，那麼在這敵人的後

方，又有誰來擔當刺探敵情，搗亂敵人的工作呢？淑，你也不了解我！

何妻 國棟，我是了解你的。

國棟 那麼在這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更要一致站在抗戰復土的大難之下，奮鬥到底！

何妻 國棟，我也要跟你一樣，誓必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國棟 淑，你這才是我的伴侶，我的同志！

何妻 國棟，你看了晚報沒有？

國棟 還沒有，是不是有人攻擊我？

何妻 是前，你怎麼知道的？

國棟 這還料不到嗎？

何妻 那為甚麼？

國棟 死了一隻日本狗，還把這些漢奸急壞了，現在死了一個日本人，又是被人暗殺的，還不把他們嚇得屁屎直流嗎？

何妻 國棟，他們都攻擊你，說你不盡責任。

人獄之開

國棟 不盡責任，難道我應該不是一個同胞麼，硬說他是凶手嗎？哼！野村是甚麼好东西，仗着他侵略者的身份，開大煙館，販賣白面，放印子錢，那一件壞事沒做過份兒。

現在他還人暗殺，這才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呢！

何妻 法律得替他這個人逮捕凶手，倒霉透了！

國棟 我總有一天叫他們還不了我的手！（握拳張目）

何妻 國棟，別這麼興奮，小心這是甚麼地方！

國棟 沒有人聽見吧，淑？（目光本當地在屋裏打了一轉）

何妻 沒有。

國棟 這順民的生活，比牛馬還不如，豈不是人過的呢！

（李媽拿着包袱進來）

李媽 太太，這包袱放在那兒啊？

何妻 包袱？

李媽 您早晨從箱子裏拿出來叫我去晒的。

何妻 啊，……你放到我的房裏去。

李媽 是。（預備進去）

何妻 李媽，拿來，我自己去放。

李媽 是，太太。（放下包袱，下）

國棟 這包袱裏面是甚麼？

何妻 （打開包袱）你看這是甚麼？

國棟 哦，一件法官穿的袍子！……這是套抗戰以前穿的。

何妻 是的，你的記憶倒不錯！

國棟 我說世界上只有一種人的記性最壞！

何妻 那一種人？

國棟 漢奸！你看他們把祖宗祖國一古腦兒都忘記了！……你把這件袍子藏起吧，別使我

看了難過。……哦，不知道這袍子還合身不？

何妻 不合身的，你試試看。（給他穿上）

國棟 啊，怎麼大了許多？

何妻 看你抗戰這幾年來瘦多了！

國棟 我不做漢奸，不發國難財，怎麼會胖呢！

（何萍從裏面出來）

國棟 （聽到背後的聲音）誰？

何萍 爸爸，我。

國棟 你這孩子，把我嚇了一跳！

何萍 爸爸，您是升了官了……

國棟 快別胡說！你去把門扣上。

何萍 （去關了門）爸，您這是幹甚麼啊？

國棟 沒有事……

何萍 媽，您看爸爸穿了這件袍子格外的好看，莊嚴極了！

何妻 可不是那樣！

國棟 是嗎？（欣然，演說場）。請位先生，諸位女士，我要用神聖的法律，來維

的秩序，大眾的安甯。不論甚麼人有了違法的行爲，就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比如說：違反民事法律的，就要賠償損失，違反刑事法律的，就要受到刑罰……

何萍 媽，爸爸好像在演戲呢！

國棟 你這孩子！（將袍子脫下，交還其妻）。淑，你把它藏起來吧。等抗戰勝利了再穿。

何妻 （把袍子包好）哦，……好像有人叫門，萍兒。

何萍 是的，我也聽到了。

何妻 萍，你快拿到我房裏去放好。

何萍 是。（聽了包袱，預備進去）。

何妻 萍兒……

何棟 媽，甚麼事？

何妻 你再放些樟腦在裏面，別讓虫蛀了。

（萍兒着出去李媽自外門進來，手裏拿着一捲紙。）

李媽 先生，才送來的。

國棟 誰送來的？

李媽 不知道，那個人把東西擲在這兒，就匆匆的跑了。（下）

國棟 奇怪，這是甚麼東西！（拆，小心地）啊，一份日文報紙！

何妻 這是甚麼意思？

國棟 你看這裏還用紅筆圈着，……

何妻 啊，你看，這是你的名子……

國棟 （唸）「何國棟簡直是個飯桶！」罵我飯桶！

何妻 你看日本報紙都攻擊你，怎麼辦呢？

國棟 他們恐嚇我，我怕嗎？（擲報在地）

何妻 你還是謹慎一點的好，國棟！

（李媽進來報告）

人獸之聞

李媽 先生，太太，周培初周檢察官到。

國棟 請進來。

李媽 是。(下)

何菱 客人來了，我去看看菜去。

(何夫人下，半晌，李媽引周培初進來)。

李媽 周檢察官來呀。(下)

培初 何首庸檢察官，您好啊！

國棟 請坐請坐。

培初 野村那件案子，真對不起，凶手至今還沒有捉到。

國棟 慢慢的一定會水落石出的。

培初 現在外面的情形壞極了，誰都攻擊我們，我們成了衆矢之的了。

國棟 我們只要對於我們的職務問心無愧，甚麼閒話，我們都不用管。

培初 首庸檢察官，(吞吞吐吐地)我的心臟病近來又發作了，得好好的休養一下，醫生

說的。野村那件案子，您最好另外派人去辦。我很感激您的。

國棟 周檢察官，您是熱手，我看還是您一手到底吧。

培初 我倒不是有意推諉，我這次一連抓了三個有嫌疑的難民，都是冤枉的，我還能不引

咎自返嗎？

國棟 失敗是成功之母，您也不必灰心。

培初 我再也鼓不起我的勇氣了，首領嚴察，不勝悉說，這日本人領案子，我還有是吃力不討好。

國棟 這句話可就不對了，這不是討好不討好的問題。我們身為法官，我們就有這個

義務，把案子弄個明白，弄個水落石出。

培初 可是野村這件案子，上面追得緊，輿論又攻擊我們，真是不好辦。這個責任，我實

在担當不起，請您原諒！

國棟 原來總是怕負責任，那麼我也不敢勉勵您了！

培初 好極了！好極了！（從公事皮包內抽出一宗文件）這就是野村暗殺案的卷宗，

請您點一點。

國棟 （接過文件，放在桌上）。不用點了，我還不相信您嗎？周檢察官，你的病回去得

好好的調養，還有你的胆量也應該再鍛鍊鍛鍊！

培初 是的，是的。（裝着笑臉）首席檢察，我得先走一步。

國棟 怎麼，您不在這裏吃晚飯，還有應酬嗎？

培初 對不起，我還得回家去吃藥，謝謝，謝謝！

人獸之間

國棟

那麼我不敢留您了。

(周培初滿口「謝謝」地竄逃而去)

(何夫人關心地進來)

何妻

國棟，你們的話，現在外面都聽見了。怎麼，周檢察官真有病嗎？甚麼病？

國棟

還不是一「惡日病」！

何妻

那麼野村這案子怎麼辦呢？

國棟

沒有甚麼，回頭我再派一個人來辦。

何妻

哦，大門響，不要是王太太他們來了。

(何萍進來)

何萍

媽，王太太他們都來了。

何妻

菜都預備好了嗎？

何萍

都預備好了。媽，他們這麼晚才來，太不守時間了。

何妻

王太太就愛裝腔作勢，擺臭架子。你要她遵守時間是辦不到的。

(李媽上，客人隨着進來)

李媽

(介紹地)先生，太太。王理事，王太太，吳推事，曹檢察官到。(下)

何妻

啊，你們都好吧，請坐請坐。

(五幕雜議，互致敬意)

王妻 (妖豔庸俗) 何太太，您快不要取笑了。

王妻 (妖豔庸俗) 何太太，您快不要取笑了。(瞧了吉人一眼) 吉人最討厭，他老是說我穿得這樣花花綠綠的，真俗氣！哦，您看這花色還不難看吧？

何妻 不，很好看的。

王妻 就是一樣，日本料子不大結實。這件衣服才做好不久，就毛了。

何妻 還好，看不大出。……審判長怎麼沒有一起來？

吉人 (同他的夫人一樣，天造地設的一對俗物)。他還有一點事，停一會兒就來。

何妻 那個不用忙，我們等他一會兒了。

吉人 何太太，你不知道吧？

何妻 甚麼事？

王妻 今天我們才去大呢，又放了一個嫌疑犯！

吉人 廚檢察官真是糊塗，老把雞馬抓起來幹嗎？還是第三次了！

何妻 這也沒有關係，人家沒有犯法，我們當然不能隨便加他一個罪名的。

吉人 可是日本人倒要加我們一個罪名？

何妻 加我們甚麼罪名？

人獸之間

吉人 笨加之罪，何畏無辭，說我們破壞中日的「親善」！

何妻 笑話！野村那個鬼，又不是我們暗殺的，債有頭，惡有主，關我們甚麼事？

吉人 日本人才不同你講這些大道理。你如果捉不到凶手，他們也許會說你放走的呢！

何妻 這不是急死人嗎？

王妻 何太太，您也不用着急。我們是自己人，趕快商量一個辦法。所謂三個臭皮匠，抵

個諸葛亮，那怕再死上十個八個東京洋人，我們也不愁沒有對付的辦法，看誰再敢

對我開放一槍屁！

吉人 是啊！我們趕緊想辦法。首席檢察，您說怎麼樣？

國棟 我說沒有一個辦法。

政平 (自作個懂，留着日本式的小鬍子)。首席檢察，您怎麼也說這樣洩氣的話。辦法

是多極了，到這地步。

謙之 (玩世者流) 您說得容易，您打算隨便判一個人的死罪嗎？

政平 真是狗嘴裏落不出象牙！

吉人 謙老，您愛開玩笑，我們會去冤枉一個好人嗎？

謙之 (小丑似的) 那麼小若兒我多有不是，請罪鑒罪！

政平 您別開玩笑，想一辦法，這也不好！

譯之 辦法，我倒有一個要麼的，只怕你們不愛聽。

吉人 說說看。

兼乙 你們不管阿貓阿狗抓一個來，加他一個殺人的罪名，判他一個死罪。這豈不美哉！

美哉

吉人 得了，您倒不担一點心事？

謙之 我有甚麼心事？憑我這幾根鬍子，棺材板快變的人，日本人也不會把我當做「危險

份子」了！（摸着鬍子，揚揚自得的走開去）

吉人 首席檢察，我告訴您一件事，審判長今天很高興。

國棟 爲甚麼事？

吉人 他說你的代理人楊國華胡鬧，不應該把那個嫌疑犯放了。

國棟 這也不能怪他的。被告既是沒有罪，當然放，這還有說的。

吉人 可是審判長不贊成這麼辦。

國棟 這不是笑話嗎！

吉人 楊國華，不是我說，完全是催督勤子！

國棟 他的學問很好。

吉人 可是他在政治舞台上沒有一點手段，一點陰謀，也成不了大器！

人獸之間

國樣 他的口才總不錯吧！

吉人 他的口才，我早領教過了，簡直是潑婦罵街，沒有一點修養。

國棟 那麼他給道德，人格，我們是應該佩服的。

吉人 您真成了三家村口的老學究了！這年頭還談這一套！

國棟 吉翁，您也不記小看他！

吉人 我就看定他一輩子都沒有出息！他如果真是出類拔萃的話，日本人不是沒有眼睛的，早請他去瀾當一面了！

何妻 （夾縫和這時的空氣）王推事說得才是呢！

吉人 何太太究竟有見識！有見識！

詠之 王太太，聽你的王推事對於太太們多麼會恭維啊！

王妻 （瞪了吉人一眼，轉過身去）

（吳詠之走去同她們談着）

政奉 野村這件案子，我看得早想辦法。吉翁，您說是不是。

吉人 （不在意地）哦，……是，是。

政奉 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太有意義了！（笑）

吉人 甚麼事呢？您這道好壞？

政平 甚麼不好笑呢！太有趣了！

吉人 您說啊，甚麼事？

政平 其虧您想得出來，您太幽默了！（大笑）

吉人 瞧，您把我都引笑了，我還不知道笑的甚麼事。

政平 您可記得那瓶有一口吃「毛病的被告嗎？

吉人 對了，他說話的時候，我都替他吃力，「法……法官大……大老爺」！

（謝帶大家都笑）

政平 您的那句話，才把我的肚子笑痛呢！

吉人 那一句話？

政平 您對他說：「法……法官大老爺，你餓嗎……唱工倒不要呢」！

（又是一陣笑聲，華媽在笑聲中引着國華進來）

華媽 先做，太太，楊國華楊先生到。（下）

國華 請做，對不起，我來遲了！

何妻 楊先生，昨晚睡沒？

國華 國華，咱們坐下來說。我有一件事要告訴您。

國華 謙翁，甚麼事？

人獸之間

人獸之間

謙之 今天我們放了一個嫌疑犯，有人不滿意。

國華 不滿意我也沒有辦法，我總不能杜造一個法律來討好日本人的。

謙之 「站在倭黨下，怎敢不低頭」，您得罪他們是沒有便宜佔的。

國華 怎麼樣，日本人也得講理！

謙之 他們才不同他講理呢！且可去言官至東京，去去罵天，民間改把也門長發案？

律敢把他們怎麼樣？

國華 這倒不必悲觀，只要我們努力，一切都有辦法，都可以上軌道的。

謙之 日本人要是老在我們背後牽線的話，我希望是很少的。我老了，怕不能再幹了，

但願你們年青的好好的努力吧。

國華 謙翁，您要辭職？

謙之 是的，我早想不幹了。爲人作嫁，沒有意思！

（李媽送信進來）

李媽 （對何）先生，信，審判長叫人送來的。

（何國棟接信，李媽下）

何妻 審判長這時候還叫人送信來，怕是不來了？

國棟 （看信）是的，他要馬上到南京去，有要緊的事情。

吉人，這倒奇怪了，他剛才還說要來的！

政平 我看，這裏面一定有文章。

吉人 對了，他一定還在生氣！

王妻 他也太會生氣了！那個嫌疑犯放了不就算了！

吉人 他到東京去解釋解釋也好。

王妻 凶手要是老捉不到，解釋還不是空的。

（她們到後面去坐下）

吉人 首席檢察 小弟今天倒要說句放肆的話，您對於做官的藝術太欠研究了……

政平 吉翁，您「果創辦一處「做官學校」，我一定拜您做老師。

吉人 有道是「臨時務者為俊傑」，現在日本人正在風頭上，我們犯不着去得罪他們。

國棟 你們叫我黑了良心，犧牲自己的老百姓去討好鬼子，我何國棟不是這種人！

政平 （鼓掌）一點不錯！……哦，我給你們看一件東西……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些東西，無意中落下一封信來，吳謙之搶上一步，拾了起來）
捉賊捉賊，這次可給我帶住了。這封信書是誰寄您的？

政平 （不安）謙老，您又開玩笑！（俯手去要）

謙之 信還您，沒有這麼容易，您得請一次客！

人獸之間

政平 我踏就是了。

謙之 還你這德。瞧您急成這個樣子！

政平 （若信收起，另外拿了一張紙片給他們看）你們看，這就是我南京一個朋友，從日報上譯出來寄我的。

吉人 豈有此理，他們罵我們這些人都是飯桶！

（他們面面相覷）

國棟 （去檢起那份日文報）我看你的這篇譯文，是從這張報上譯出來的。

吉人 不錯，這張日文報是從那裏得來的？

國棟 剛才一個人送來的。

吉人 誰？

國棟 不知道。

吉人 這明顯是惡罵我們！我說，周梅察官也去不負責任，因手這麼久還捉不到，倒牽我們雞婆罵了！

政平 您快不用提他了，我斷定他這一次非失敗不可！

國棟 那為甚麼？

政平 他的成見太深，一定會失敗的！

國棟 他有甚麼成見？

政平 他斷定凶手是一個難民，這不是成見是甚麼？

國棟 他當然有他的理由，不是隨便說的。

政平 可是他的理由實在是幼稚得可笑！

國棟 那麼凶手不是一個難民，你的理由呢？

政平 理由我是有的，可是我不得說。不知道的人總以為我有甚麼野心，在背後攻擊周檢察官呢！

國棟 這一點我倒無須顧忌。

政平 周檢察官，您就說好了。

國棟 說也沒有關係。周檢察官，我會勸過他，他不信。所以，他提了三次的難民，失敗了三次。羞的不說，今天我們不是還放了一個嫌疑犯嗎？

政平 這麼說起來，周檢察官倒是一個飯桶了！首席檢察，您說是不是？

（柯未作表示）

政平 辦得得靠經驗，單靠學理是不夠的，不是誇口，這類暗殺案件，我是司空見慣了！

政平 是的，維持會湯會長被刺那件案子，您就辦得很不錯。叫別人怎麼也不會懷疑這是

那個唱京戲的女孩子幹的。

國棟 曹檢察官，我倒要問，爲甚麼野村不會是難民證的呢？

吉人 是啊，我也不明白，您到底有些甚麼理由？

政平 我們先把事實來溫習一遍；在一個下着雨的晚上，野村在他的房裏睡不知鬼不覺的遭人暗殺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才發現的。同時，他家裏丟了不少錢，院子裏留了許多足跡。周檢察官根據這兩點，斷定野村這件案子是一個難民犯的。因此，他接連捉了三個難民，說他們有嫌疑。可是他們都是冤枉的。我們今天不是逼放了一個難民嗎？

吉人 那麼凶手究竟是甚麼樣一個人呢？

政平 周檢察官真是太粗心了！據我知道，野村的家裏，除了失錢箱外，還失了不少的契據和文件呢！

吉人 (面面相覷) 文件！

國棟 契據！

政平 是啊！你們也不知道嗎？(得意地)

吉人 周檢察官真糊塗，怎麼把這些事情都忽略了！

政平 在理論上，難民的目的是在幾個錢，他們似乎沒有偷盜文件和契據的必要。我敢說凶手一定和契據有關，可不一定和難民有關。我們只要從那些與契據有關的朋友

們，親戚們，債戶們中間去找，凶手是一定不會落空的！

吉人（鼓掌）有道理，有道理！誰是誰借了野村的「印子錢」還不出來，才把他幹掉的。曹檢察官，您的推測一點不錯，我首先附議。

政平 野村這案子，再容易辦也沒有了，如果我來辦的話，包你們在三天之內把凶手提來！

國棟 這太好了，那麼就請您來辦吧。

政平 何首席同我開玩笑！

國棟 真的，周檢察官近來有病，他剛才還跑來同我商量，說他辦不了啦。

吉人 曹檢察官，這還有說的，義不容辭。

政平 何首席委我來辦，我當然只有服從。可是，剛才我怎麼說，現在還是怎麼說，包你們在三天之內把凶手提來！

吉人 曹檢察官，佩服佩服！回頭我要借主人的一杯酒預祝您的成功！

國棟 淑，酒菜怎麼樣了？

何妻（過來）都預備好了。曹檢察官，我也要敬您三杯，祝你成功！

王妻 曹檢察官是出名的酒大王，三杯不成，至少三百杯。

誰之 別讓他多喝，他多喝了又要鬧事了！

人之語

何妻：萍兒，叫李媽快拿酒來。

（何萍應着，下）

國棟：都是熱人，請隨便坐。

王太太：不要客氣……

（樂平：I Agree First！）

（何健們談話着，坐席）

幕

第二幕

曹政平的辦公室，內置寫字台兩張，此外還有一中壁有門，外引甬道。

江書記偷偷地翻着曹檢察官的寫字台。他發現了那封情書，將裏面的照片抽出來看。

曹記（裝了一個鬼臉）啊，好漂亮的一個女人！

（工役王貴鬼鬼祟祟地進來，乾咳一聲）

曹記（慌，把照片藏在口袋裏。）誰？

王貴 江書記官，王貴在這兒侍候您。

曹記 誰叫你進來的？

王貴 江書記官，外面來了一個女人。

曹記 見鬼了？又是女人來……

王貴 嫌疑犯趙炳霖的婆姨來了……

曹記 婆姨？就來……

王貴 是的那個有暗探野村嫌疑的趙福根，曹檢察官去南京之前，還問過一次，……

人職之間

人情之間

審記 我知道。哦，曹檢察官，這時候還沒有來！

王貴 他昨晚才從南京回來，一定累了。

審記 可不是嗎？現在的南京，真是五花八門，甚麼都有。夫子廟一帶，簡直成了日人、高麗人和朝鮮人的「人肉市場」了。這年頭，你還找得出柳下惠這種正人君子嗎？咱們的曹檢察官更不用提了，他是最愛這個調調呢。

王貴 所以他愛往南京跑。

審記 這倒不能這樣說，他還有別的原因。

王貴 別的原因？我真不信還有比「女人」更重要的事情。

審記 你不知道吧，他是去活動的。

王貴 「活動」，這個名詞倒有點新鮮。

審記 他近來在南京交結了不少的日本浪人。

王貴 他準備同誰打架？

審記 瞧你這個死心眼，連這一點聰明都沒有，你這輩子只好當聽差了。人家都說咱們

「汪政府」是「傀儡政府」，你知道傀儡這兩個字怎樣講？

王貴 這是說「汪政府」好像傀儡似的，自己作不了主，背後有人牽着線。

審記 那麼你知道甚麼人在咱們背後牽線呢？

王貴 這當然是日本人！哦，我才明白了，曹檢察官的禪盤打得真不錯，他同日本浪人做朋友，真是進可以做大官，退可以開賭場，販白面，放印子錢，無惡不作。

書記 快別胡說！

王貴 江書記官，我倒有一個妙法，可以做大官，發大財，您要不要試試看？

書記 甚麼妙法？

王貴 咱們乾脆拜日本人做「老子」，您說豈不痛快？

書記 (笑) 虧您想得出來！

王貴 近來則赤，近墨則黑，小的伺候了你們這麼久，還不學乖了嗎？(倒茶) 江書記官，請喝茶。……哦，曹檢察官要是高升了，請您給我說說，我想上南京去開開眼。

書記 (喝茶) 有機會再說吧！

(曹檢察官匆匆進來，疲倦的樣子；王貴殷勤地接過衣帽，便走了出去)

書記 (卑恭地) 曹檢察官，您早！

政平 野村的案子怎麼樣？我看見趙福根的老婆在外面廊子裏。

書記 是的，人都到齊了，……

政平 (打着呵欠) 哦，有我的電報沒有？

人獸之問

人獸之間

書記 沒有。

政平 首席檢察來過沒有？

書記 也沒有。

政平 (找) 怪！我明明放在這桌子上……

書記 (從口袋裏摸出那封信來) 曹檢察官，您找這一封信吧？

政平 怎樣在你的身上？

書記 這兒進進出出的人太多，我怕丟了，所以才藏了起來。您不會怪我吧？

政平 多事！(江書記宣給他拿幾綑紙) 也請時裏的那張照片貼在照相本上。

書記 這個女人長得真不錯，硬是要得。

政平 可惜是重洋貨！

書記 我原說不像中國人。曹檢察官，您每次到南京去，總要帶些相好的照片回來。您看

這本子快要賄滿了。

政平 不多說，至少還有六七打了。

書記 澆滿一百張，來個「百美圖」玩玩，倒滿有意思的。

政平 百美圖，得了，才不美呢！這次我在南京險些鬧了一個亂子！

書記 恐怕又是甚麼桃色事件吧？

政平 差不多，是一件櫻色事件。

審記 櫻色事件？

政平 (指貼上去的靜張照片) 這個日本姑娘要嫁我。她是秦淮舞場的一個舞女，不知道爲了甚麼，一個勁兒要嫁我。你是知道的，我對於女人一向是抱着招之即來，驅之即去，行雲流水，不着痕跡的態度，所以我沒有理她。後來我仔細考慮了一下，覺得討個日本老婆也不壞，一則可以做護身符，二則可以做做官的敲門磚。人財兩得，你說我何樂而不爲呢！

審記 所以愈後來對她又有了意思了？

政平 不錯，女人就有這個魔力，你如果去親近她，她就有方法叫你神魂顛倒起來，吃醋起來。

審記 還有一句老話，叫做「色不迷人人自迷」呢！

政平 那天晚上，我的醋勁才大呢！一個年青小伙子同她親暱了一點，我的無名火就來了，動手打他，警察跑來干涉，我也不管，照樣的打個痛快。後來我還到警察局裏去了一次。

審記 到警察局裏去了一次，怎麼辦？

政平 他們知道我也是吃這碗飯的，馬馬虎虎的把我放了。

人獸之關

書記 好險啊，我都替您出了一身冷汗！（作揮汗狀）

政平 去他媽的女人，討厭！（拿起一封信）這封上海特區法院寄來的信，有甚麼事？您忘了，趙福根的女人在上海吃過官司，您叫他們把他的犯案記錄寄一份來，這一定是那件事。

（王貴進來，遞上一張名片）

政平 討厭，我沒有功夫見客。

王貴 高士遠高紳士說有要緊事情會您。

政平 （前踞後恭地）高士遠，哦！快快請進來。

王貴 是。（下）

書記 （討好地）曹檢察官，高士遠是司法院董院長的一個親戚，您不知道吧？

政平 你就多學！出去，回頭再叫你。

書記 是。（下）

（曹檢察官收起相本，一本正經地問着案件。高士遠昂首而進）

士遠 曹檢察官，您好，我不會打擾您吧！

政平 那兒話，高老先生枉駕到這裏來，我們不勝歡迎呢！

士遠 我只呆五分鐘，不多擾您。

政平 你這麼說，我就不能與了。多談一會兒，多談一會兒！

士遠 曹檢察官，野村的案件，聽說您三天功夫，就把凶手帶住了，真是欽佩之至！

政平 好說好說。高老先生，那個凶手狡猾極了，我們問過他一次，他甚麼都不說，真是

氣人！

士遠 他真是凶手嗎？

政平 怎麼不是，要是錯了才怪呢！

士遠 昨天我碰到周檢察，他近來身體好多了。

政平 他壓根兒就沒有病。

士遠 他不會因為野村的案子裝病吧？

政平 這就難說了！（微笑）

士遠 他的意見，難道一點都不能供我們參考嗎？

政平 他的意見，快別提了，太幼稚了！高老先生，請看這個紀錄。趙福根他過去因為侵

害罪被監禁過四次，您看我冤枉他沒有？

士遠 （目光在文件上掃過）四次監禁，他倒是個犯罪的老手！

政平 還有他的老婆……

士遠 是不是那裏的那個女人？

入獄之間

政平 是的，她也不是一個好東西！

士遠 看她的樣子還老實。

政平 據我知道，她就不老實。她在十年前，曾經在上海吃過一個月的官司。

士遠 真有這件事嗎？

政平 您不信，我拿證據您看……這封信是上海特區法院寄來的，才到的。（用刀拆信）

士遠 您這把裁紙刀很別緻！

政平 您還記得維持會湯會長被刺那件案子吧？

士遠 好像凶手是一個唱京戲的女戲子。

政平 對了，這就是行刺湯會長那把刀，我把它當做裁紙刀了。

士遠 啊，原來是一件凶器！

政平 （拆信）看，這就是她在上海的犯案記錄。

士遠 您把人家十年前的事都調查清楚了，真了不起！

政平 我還派法警長去調查了，他的報告大概今天可以送上來。

士遠 不知道他調查的結果怎麼樣？

政平 您既是關心這件事，我就叫他來問問也好。（他到門口去）請法警長，請他馬上就

來。（重坐椅上）他也許可以給我們一點新的材料。

(偽法警長灌門而進)

警長 曹檢察官！(致敬禮)

政平 野村的案子怎麼樣？……高老先生，沒有關係，你說好了。

警長 (致敬禮)高老先生！

政平 把你調查的結果，扼要的說一說。

警長 曹檢察官、野村一定是趙福根殺死的

政平 (得意地)你應該說得詳細一點，別這麼開門見山。

警長 哦，他過去的歷史很壞，曾經吃過四次官司。

政平 這我早已知道了。還有別的嗎？

警長 他是一個窮光蛋，去年在過年的時候，他借了野村一筆錢。

政平 他借了野村一筆錢？(若有所思地)

警長 據他說：他陸續付還野村的利息，早夠那筆本錢了。

政平 做這筆錢，那一天到期？

警長 今年五月十三號到期。

政平 野村被暗殺的那天，好像是五月十號。

警長 是的。

大獄之間

三三三

政平 這太靈巧了！（對高點了點頭，胸有成竹似的）

警長 我還找到一個見證，王二娘的女兒，趙福根的一個鄰居。她說趙福根在野村被暗殺的早幾天對她說過：「哦，野村的錢，十三號到期了，見鬼，一個大還沒有呢！」

政平 慢，王甚麼？

警長 王二娘的女兒。

政平 （寫）趙福根對她說：「哦，野村的錢，十三號到期了，見鬼，一個大還沒有呢！」

警長 還有一個證人，叫麻皮阿裏……

政平 （寫）麻皮阿裏……哦。

警長 好像在一個月前，趙福根對他說過這樣的話：「野村那樣無法無天的東西，閻王爺還不把牠早收了去！」

政平 （寫）「閻王爺還不把牠早收了去！」哦，還有甚麼？

警長 別的沒有了，曹檢察官。

政平 （想）趙福根向野村借的那筆錢，那天到期？

警長 五月十三號。

政平 野村是……

警長 五月十號晚上被人暗殺的。

政平：他的嫌疑可不輕啊！高老先生，您說是不是？（對警長）趙福棧近來的經濟狀況，怎麼樣？你調查了沒有？

警長：近來他很拮据。上個月，他要付野村的利息，沒有錢，還向王二娘借了三十塊錢。

政平：他的入夥怎麼樣？

警長：人緣壞透了！隣居們都說他又愛錢又小氣，倒是他的老婆趙王氏的人緣不錯，他們都說她好。

政平：他們有幾個孩子？

警長：兩個，大的一個叫小福，小的一個叫小貴。我一時記不起來了。

政平：趙王氏平日品行怎麼樣？

警長：太好了，簡直沒有一點可以挑眼的。

政平：哦……

警長：我還忘了一件事，很重要的。趙福棧在被捕的時候，曾對他的老婆說：「精于精了，我被捕了！」這不明明是他做賊心虛嗎？

政平：不錯！

警長：他還偷偷的囑咐他的老婆說：「小福的娘，無論如何，你不能承認那天晚上我不在家。」

入獄之間

政平 這句話，你們怎麼聽見的？

警長 我們有一個弟兄站門口外面，窗開着，趙福根在屋子裏沒有看見，才偷着說的。

政平 回頭你叫那拉弟兄來做個見證。

警長 是。檢察官，還有一個證人張老二，他說趙福根完全是冤枉的。

政平 他的口供，我已經看見了，沒有關係，回頭我還要問他一問。警察長，你就去寫個

報告，把證人們的話都引進去，小心別漏了！

警長 是。（行禮，下）

政平 高老先生，怎麼樣，我沒有冤枉好人吧！（笑笑）

士遠 您真是明察秋毫，精細之至。曹檢察官，我倒要請教了：您怎麼會懷疑趙福根的？

政平 這是我們職業上的一種技能。我以為一個有本事的檢察官也要像詩人一樣，應該儘

量利用他的靈感，他的 *inspiration*。

士遠 這真是獨到之見！有一點我不大明白。趙福根既是凶手張老二爲甚麼要給他出頭，

說他冤枉呢？

政平 還很簡單。張老二不是同趙福根串通一起的，便是趙福根賣出頭的。

士遠 這麼說起來的，周檢察官說凶手是個難民，未免有點荒唐了！

政平 （悲天憫人地）可不是嗎？那些難民真也可憐，他們整天的流淚着，沒有吃，沒有

喝。我們沒有力量去照顧他們，已經是問心有愧了。我們還忍心把殺人的罪名加到他們的身上嗎？

士遠（引爲知己）曹檢察官，真是一片菩薩心腸！

政平您才是呢！我給您一個證據，您不是吃齋念佛，愛做慈善事業的一位活菩薩嗎？

士遠（欣然）嘻嘻！是的。我吃了十年的素了。今年佛教會在南京做功德的時候，我跟司法院的董院長……

政平您跟董院長很熟？

士遠哦，我們是親戚。

政平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以後還請您多多的提拔！

士遠好說好說！哦，何國棟……

政平您有事找他嗎？

士遠我才不找他呢。他這個人太不講交情！

政平

士遠（指着桌上的一份案件）就說這個案子吧。趙福根的母親控告陶福祥陶閻王，說他侵害他們的牲口，要他賠償損失。這不是胡鬧嗎？陶閻王是我的一個親戚，也是一個佛門弟子，我敢担保他決不會做這種事。像他那樣有身價的人，您說他會去欺侮

一個窮人嗎！趙福根的母親一定是窮昏了頭，有意誣告他的。我倒是一番好意，這些情形告訴何國棟，原想提醒他，想不到他會大打官腔，真是不識好歹！

政平

高老先生，這件案子包在我的身上，我一定儘力辦好！

士遠

曹檢察官，那麼拜托您了。明人不必細說，咱們心照不宣！

政平

高老先生，這醫小專，我應該効勞，您就放在心上。

士遠

我這個人就從來不白擾人家的，回頭再來謝您。再見。

政平

再見。

〔高辭下，曹恭送至門口〕

政平

（回到房裏，面有得色，自言自語地）這老東西可給我拍上了！他跟董院長是親

戚，我憑愁不升官嗎？野村這件案子，我也不能放棄，我要好好的辦，叫他們好佩

服我。趙福根，我既有眼力來懷疑他，我就有方法定他的死罪，不怕他飛上天去！

機不可失，我得趕快辦！

（王賈送上）封電報

政平

我的電報嗎？

王賈

是的，南京司法院唐子卿先生打來的。（呈上電報，下）

政平

（唸）「兄容秦淮舞場毆打警察事，現有人密報到院，特此奉告，請為留意。……」

他媽的，有人告我！我才交上好運，又出了乖了！（不寧地來回踱着）他媽的，過一天算一天，我把野村的案子辦了再說。（到門口去喊着）江書記官，江書記官，再來！

（江鐵森入）

政平

（拿了一件案子給江）你把這件案子提前辦。趙福根說母親控告陶閻王侵害他們的牲口，查無實據，不予受理；……怎麼，你沒有證據！（大聲）不予受理，馬上辦！

（江接過案件，提筆疾書）。

政平

（看錶）他媽的，時間不早了，甚麼事都沒有辦！江書記官，你把證人名單給我，……你今天怎麼了，我的話都不懂了，證人名單！……你去把張老二叫來，我特教訓他！……哦，趙福根帶來了沒有？

書記
帶來了。

政平
他的老婆呢？

書記
也來了，在廊子裏。

政平
去啊，你不認識我嗎？望着我幹嗎？去，快去叫他來！

書記
去叫誰，叫趙福根嗎？

政平
叫張老二，趙福根的見證！你怎麼了，我看你這份差使越幹越回去了！

書記
（到門口去叫着，咆哮地）。張老二，張老二，你來了嗎？叫你！

入幕之詞

三

(張老二如臨大敵地進來，江在他背上用力一推，他向前一撲，幾乎跌倒，敢怒而不敢言地看了江一眼)

張二 (他說話有口吃的毛病，越急越說不出口) 法……法官大老爺，我……我張老二是個老實人，不……不會說謊……

政平 住口！問你的時候再開口，你叫張老二，有多少年紀，甚麼地方人，幹甚麼的，住在甚麼地方？

張二 法……官大……大老爺，我三……三十四歲，本地人，販……販羊的，住在柑……柑子林。

(沉靜片時)

政平 說啊！……還有呢？怎麼不說了！

張二 我等……等法官問……問我呢！

政平 渾蛋！我問你，你得了趙福根甚麼好處，要說他冤枉？

張二 我……我沒有得他的好……好處，他……真是冤枉的！

政平 胡說！

張二 真……真的！

政平 你要小心，你如果說了一句假話，我就請你到監牢裏去！

張二 (慌) 法……法官大老爺，天……天在頭上，我知道那個東洋人是被游……游擊隊幹……幹掉的！他們才厲害呢，從山……山上來，由……山上去的！

政平 你怎麼知道的？

張二 我……我是這麼猜的！

政平 氣死我了！你是存心來鬧玩笑的！

張二 小……小的不敢，您……您不知道，游……游擊隊才厲害呢！我們看不見他們，他們可看得見我們，要是誰給他們看……看不順眼，他們便在白天看……看準了地方，晚上給……給他「斫」的一刀，白刀進去，紅……紅刀出來。東洋人這麼凶，見了他們也……也有七……七分怕呢！

政平 媽的，胡說霸道！

張二 還……還有……

政平 你快點說好不好，我還有事，我不是專侍候你一個人的！

張二 是……是……

政平 別他媽的是了，快說！快！

張二 是……星期一，不，是……星期五……

政平 倒底星期幾？

張二 我……我記不清楚了。好在這……這沒有關係。法官大……大老爺，我在野村被人暗殺的早……早一天，看見七個穿短衣的人，從他的門……門口走過。

政平 你怎麼會看見的？

張二 因……因為我經過那兒。

政平 那麼你又怎麼會注意他們呢？

張二 大……大老爺，他們太……太可疑了！您……您見了，也會注……注意他們的。

政平 後來呢？

張二 後……後來我回家去了，就不……不知道了。

政平 你這個渾蛋！存心搗亂！（氣得倒坐椅上）

張二 我不是渾……渾蛋！野……野村一定是輪游……游擊隊暗殺的。

政平 我問你，他們一起有幾個人？別忙，想清楚了再說。

張二 他們一共有五……五個人。

政平 靠得住嗎？

張二 不……不會錯的。

政平 這就胡說了，你剛才還說七個人呢。你說他們形跡可疑，你的證據呢？你看見他們到底是星期幾呢？（聲色俱厲）張老二，你的胆子倒不小，快說實話，你認識趙福

根不？

張二 認……認得的。

政平 你買過他的羊是不是？

張二 是的。

政平 你承認同趙福根有買賣的關係纔夠了。張老二，這次我饒了你，下次可不許再管閒事！

張二 以後，打……打死我也不做見……見證了！

政平 不用費話，在你的口供上畫個押，出去！……算我們倒楣，要不是你們這種莫明其妙的人來嚼嚼嚙嚙，案子也不會辦得這麼慢，我們也不會挨人家的臭罵了！

張二 法……法官大……

政平 去！

（張老二在一張紙上畫了一個十字，拖頭竄逃而去）

政平 叫趙福根。

（江應聲出，旋即回來）

書記 曹檢察官，顧律師要見您。

政平 被告趙福根的律師嗎？

人獄之間

書記 是的，他說有要緊的事同您說。

政平 好，你去請他進來。……哦，回頭我叫趙福根的時候，你再來好了。

書記 是。

（江下，半响，顧名律師忙人似的進來）

政平 （趨迎）顧律師，早。

顧名 曹檢察官，您趕吧！我真是忙得不亦樂乎。

政平 您本來是出名的忙人，不忙也不成其為要人了！哈哈！

顧名 要飯吃，沒有辦法！……我，早晚天，我任有京看見您。

政平 在那兒啊！

顧名 這還用說，就是您常去「遶得得」的地方。（說時走着狐步）那個日本娘兒可長得

真美。瞧你們倆多麼親熱，我怕你們討厭，所以沒有敢照呼您。（微微地一笑）

政平 （有心事地）我怎麼沒有看見您？

顧名 當當，心無二用啦！有了美人，還把朋友放在眼裏嗎？

政平 儘量玩笑！

顧名 咱們談正經的。野村這件案子……

政平 我們馬上開庭好了。

顧名 這層不養……

政平 那明天也好。

顧名 不。趙福根這個傻瓜，我剛才同他談了一下，他說他不要律師替他辯護。我又不拿

他一個錢，豈有不願意的嗎？所以我已答應他這麼辦了。不過這傢伙三心二意的，也許忽兒又改了主意，那倒麻煩。你叫人通知我一聲。

政平 這麼辦也好！

顧名 對不起，我還有事。再見！

政平 不坐一會兒！……

（顧名律師閃電似的匆匆出去）

政平 （送至門次）江書記官，帶趙福根。（到寫字台旁邊坐下）

（江上，趙福根跟着進來，兩名偽警押着）

書記 趙福根，站近些。

政平 趙福根，顧律師說你不要律師辯護是嗎？

顧名 是的，我又不犯法，要律師幹嗎？

政平 那麼顧律師不在這兒，你願不願我們審問你嗎？

顧名 那不隨你們的便。

人獄之間

政平 很窘，汪書記官，你把這一點記下來。

政平 趙福根，你今天的態度很好，比上次好多了。

福根 我仔細想過，我要從這兒出去，我就不應該得罪您。

政平 這才像話！你跟張老二的關係，我都知道。他這次想給你出頭，可弄巧成拙了！

福根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說了些甚麼話？

政平 你也討厭他多事嗎？這就對了。哦，你儘管說，沒有關係，野村是你暗殺的？

福根 不是的，不是的？

政平 野村死了，你不是有好處嗎？

福根 我有甚麼好處？

政平 好處才多着呢！你不是還欠他的錢嗎？

福根（遲疑一下）是的。

政平 他死了，錢就不用還了，你不是很高興嗎？（稍停）你怎麼不回答？……你對王二

福根 娘的女兒說：「野村的錢，十三號到期了，見鬼，一個大還沒有呢！」是嗎？

政平 我知道你還對麻皮阿根說：「野村那樣無法無天的東西，關王爺還不老爺早收了」

去！這還不明白，你覺得野村活得討厭了！

福根 我沒有，沒有！

政平 那麼這是麻皮阿根說慌了！…… 回答啊…… 怎麼不說話？…… 別在我面前裝孫子了！我都知道，你這個人最小氣最愛錢！

福根 我們窮人也是沒有辦法，錢都是用我們的汗血換來的。

政平 你的脾氣也不好，愛喝幾杯酒，又愛鬧事。過去你不是因為傷害罪吃過四次官司

嗎？我看你對於行凶倒是很在行似的。這次的事情一定是你欠了野村的錢，還不出來，才把他幹掉的。是不是？說啊！

福根 (無力地) 法官，我連這個念頭都不曾有過，豈是冤枉！

政平 別在字眼上用功夫吧！你是給錢叫人暗殺他的？

福根 你剛才不是還說我窮，我那兒來的錢呢！

政平 那麼你是自己動手的了？

福根 天啊！您簡直含血噴人！

政平 得了，我總有一天叫你招認的。看你現在說話的氣力都沒有了。

福根 如果我還和上次一樣，大叫大跳的，您不是又要說我裝假嗎？

政平 好，您會說，看你有便宜佔！

福根 我真怨我自己，不應該說這話。真想不到，我說了老實話，又前會受學生氣呀！

政平 你還嘴硬？你不怕死嗎？

福根 有錢的人才想子年不死，求仙求佛，我們窮人死活反正都是一樣的！

政平 可是你要知道，死了還有地獄！

福根 我活着又沒有做虧心事、做惡好、做走狗、我這用怕死了下地獄嗎？

政平 可是你做了不名譽的事，你的子子孫孫會一輩子都洗不清的。你愛你的孩子嗎？

他們天天都想念你，還不知道你關在這兒呢！

福根 (大哭) 可憐的孩子！我的可憐的孩子！

政平 別這麼哭哭啼啼的，成甚麼樣子！我看你的心還不壞，我也很誠懇的對你說，只要

你肯懺悔，改過自新，我一定減輕你的罪名。你的孩子，包在我的身上，他們會原諒你的。你不用怕，我難道會害你嗎？……糊塗了一次，不能再糊塗第二次了。說，快點說吧！(他在說的時候，還走去拍拍趙福根的肩頭，滿臉仁慈的樣子) 野村是你暗殺的？……不說，點點頭也行……真的嗎？……我不見，說大聲一點……是你幹的？

福根 (仍哭着) 不是，不是！野村不是我殺死的，我給你賭咒！

政平 (生氣地) 用不着，你快說實話！

福根 法官，我的請句句是真的。野村的的確確不是我暗殺的。您難道一定要我承認殺人嗎？

政平 你還嘴硬！（對江）你叫他在口供上畫個押，把他關起來。……慢！（對趙）趙福根……

福根 法官！

政平 我再給你一個辯護的機會，你如果能證明你的確沒有嫌疑，我就放你。我問你，野村被人暗殺的那個晚上，你在甚麼地方？

福根 （猶豫地）我在甚麼地方！

政平 是啊，你沒有在家吧？

福根 不，我在家，我在家！

政平 沒有記錯？

福根 沒有，我真的在案裏，沒有出去！

政平 （站起）胡說！你爲甚麼要你的老婆不承認你出去呢？哼！那天晚上，還有人在路上看見你哪！

福根 （低頭）哦！

政平 （猶笑）老實告訴你吧！沒有人看見你，我騙你的，看你的臉色都變了！（對江）

人獸之間

五三

把他的口供登記下來。(點了一支紙烟，用力吸着，滿室儘是烟霧)

警甲

(輕聲地) 這位檢察官才厲害呢！

警乙

我看才狡猾呢！

政平

(吐出一口濃烟) 趙福根，時候也不早了，法警們還等去吃午飯呢！你痛快一點說吧！(一片笑聲，趙獨無表情) 說啊！你爲甚麼要說那天晚上沒有出去呢！

福根

因爲我對法警是這麼說的。

政平

你這是甚麼用意呢？

福根

我自己都不知道，也許因爲我每天晚上都出不去，碰巧那天晚上出去了，我怕你們懷疑，所以就說在家，沒有出去。

政平

這麼說起來，那天晚上，你沒有到野村的家裏去？

福根

是的，法官。

政平

那麼你到那兒去的？

福根

我丟了一隻羊，到山上去找羊的。

政平

哦，這還說得過去。如果這是真的，我就放你出去。喂，你的羊是不是賣給張老二了？

福根

沒有賣給他！

政平 那麼羊呢？

福根 沒有找到。

政平 這可不成啊！你同誰一起上山的？

福根 我是一個人去的。

政平 你回家在甚麼時候？

福根 第二天一清早。

政平 這倒有點怪呢，你在山上呆了一個晚上。

福根 一隻羊值不少錢，我們窮人是損失不起的！

政平 那麼你在山上碰到甚麼人沒有？

福根 沒有，那晚上正下着雨。

政平 那麼你第二天早晨回來，也應該有人看見你啊。你總不能說：那天的情形不同，人們都睡了眼睛，看不見東西吧！（又是一片笑聲，趙愁苦地站着）看你說了甚麼話，他們的肚子都笑痛了！

福根 （不知所措）他媽的，我甚麼都不應該說！

政平 說吧，痛痛快快的說了，大家都省事。

福根 你們只顧你們自己省事，就不顧別人的死活嗎！

人獸之間

政平 你這個人真不識好歹。好吧，你就說你上山找羊的故事好了。

福根 我最好一句都不說，免得人家拿了我的話來攻擊我！

政平 那你怨不得我，誰叫你進了這樣荒謬的故事來欺騙我們。我也不同你多說，反正你也不識好歹。你愛說你在家也好，愛說你上山去找羊也好，好在又不是我倒霉！

福根 法官……

政平 得了，你說你到山上去找羊好了！

福根 法官，那天晚上，我真的沒有出去！

政平 你剛才不承認說你到山上去找羊的？

法官，誰對於日常的事情一點一滴都記下來，準備將來打官司呢！老實說：那天晚上，我究竟在不在家，我已記不清楚了。您一再的逼着我，我真痛苦，真想承認我是凶手算了！法官，我給你賄賂，野村不是我殺的！（誠懇地）

政平 這一次作數，那天晚上，到底在那兒？

福根 在家裏，法官。

政平 好，我還要問問你的老婆。（對法官）把被告押下去。回頭我還要叫他來對口供，

在外面等一等。

（偽警押趙福根下）

（垂頭）……

曹檢察官，我對林您可惜，您剛才丟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不然，早把他拿住了！您

提起他的孩子的時候，您看他哭得多麼傷心！

政平 不錯，差一點他就承認他是凶手了！我今天怎麼這樣糊塗！

書記 還有那個找羊的故事，您也不應該就聽他的。

政平 是啊，這樣荒謬的故事，還不夠定他的罪嗎？

書記 他要是一口咬定那天晚上沒有出門，他的老婆也是這麼說，您不是全功盡棄了嗎？

政平 糟透了，現在我得想一個補救的辦法！（想）有了，我們只要叫他的老婆承認他那

天晚上不在家，我們再回到找羊這個故事上來，我們就可以拿住他了。

書記 對，得趕快辦。

政平 你把他老婆的犯案記錄給我。

書記 （檢了那封信給他）這就是。

政平 （唸）「王翠英……收藏賊物，……監禁一月」。很好，你去叫她進來。

書記 （到門口去叫着）趙王氏，趙王氏到這兒來。

趙王氏愁眉苦臉地進來）

政平 走近些，趙王氏，你是趙福根的老婆嗎？

人獸之關

趙妻 是的，法官。

政平 你不要再問你的丈夫串通一氣，快說老實話，不然，我就不客氣了！

趙妻 我怎麼同我的丈夫串通一起，他又不犯法！

政平 不用懇吧，你一定都知道的。

趙妻 這不是冤枉死嗎！

政平 別叫啊！我又不曾說你殺人，你叫甚麼？快好好的說，別等我鬧起你來就來不

了……我問你，野村被殺的那個晚上，你的丈夫到底在那兒？

趙妻 他還不是在家裏嗎，上次我就說了。

政平 怕不見得吧！

趙妻 您不信，去調查好了。

政平 你沒有說慌？

趙妻 他沒有出去，真的！

政平 你怎麼反來覆去老是這一句話呢！

趙妻 說上一百遍一千遍，我也是這一句話。法官，他沒有出去，他沒有出去！

政平 得了得了！哦，聽說你的人緣很不錯，你的隣居都對你好。你有兩個孩子，你很美

他們，大的一個叫小彌，小的一個叫……

趙妻 偷提起我的孩子幹嗎，他們又不犯法！

政平 這是我做法官的責任，甚麼事都得弄個明白。哦，你的丈夫可不像你，他的脾氣很壞，又貪幾杯酒，喝了酒又常常鬧事。

趙妻 不，他是很好的。

政平 好！他也不會吃官司了。

趙妻 他現在真的好多了，酒也不喝，烟也不吸。

政平 這不是怪事嗎？

趙妻 難道一個人不會變好嗎？就說他的脾氣不好，您也不能說他就會殺人吧！

政平 你的丈夫很小氣，又愛錢，是不是？

趙妻 有錢的人還一錢如命，我們窮人是更應該愛惜金錢的。

政平 你倒很會袒護你的丈夫！

趙妻 當然啦！難道做妻子的都應該給丈夫下不去，到法院裏去控告她的丈夫嗎？

政平 你倒會說，你吃過官司沒有？

趙妻 （驚）我……

政平 說啊，你吃過官司沒有？

趙妻 （沮喪地）沒有……

政平

這倒奇怪了：我知道有一個女人，她在十年前在上海因為匪贓賊物，吃過一個月的官司，她和你前名同姓，也叫王翠英！

趙妻

（沒有勇氣地）王翠英！

政平

怎麼，你在抖擻，冷嗎？不會吧，這麼暖的天氣！（對江）你快去拿張椅子給她坐下，不要倒了。

（江給她一張椅子坐下）

趙妻

（有氣無力地）法官，您怎麼知道的？

政平

我們就有這本事，你看怎麼樣。我把這個紀錄唸給你聽。（唸）「王翠英，江蘇×縣人，父親早故，十六歲時，由同鄉阿巧介紹至上海魏家幫傭，遂與魏大少爺發生肉體關係，雙雙逃亡。魏大少爺私竊二千餘元，其父告發，一對野鴛鴦遂告捕獲。王翠英因匿藏賊贓，罪，被處徒刑一月。伊獄中出來，即潛返故鄉」。這說的不是你吧？

趙妻

（緊皺着眉头）想不到十年的事情，一件一件地都起來了！已經忘了許多年的人又在我的心裏轉，我雖然吃過一個月的官司，我可不承認，我是有罪的。聽說有吧，我早該知道的，在十年前就償清了。怎麼還是提它幹嗎啊？難道你們對於這還提而過的人，永遠不放鬆嗎？這還有什麼對於這提而過的人，永遠不許放

蓬自新嗎？法官，我是沒有智識的，不會說話的，縱使我有衝撞你的地方，也請您原諒一點。我怕得很，我覺得我的性命，我丈夫的性命，以及我孩子的一身名譽幸福，都繫在您的手裏了！

政平 你在上海的事情，趙蕙根一點都不知道？

趙蕙 他不能知道，他知道了會跳起來的。法官，我求您不要告訴他！（跪）您行個好吧，我一輩子都感戴您！

政平 起來起來！

趙蕙 （無可奈何地慢慢進來）想起這件事，我真是又悔又恨！魏大少爺對我的愛情完全是假的。我爲了他坐了一個月的監牢，後來我去找他，他就不理我了，不要我了！有錢的爺兒們對於我們女人原來是這樣的，隨便玩玩的！我幾次想自殺，可是我總忘不了家鄉我那可憐的媽。她這麼大的年紀，只有我這麼一個親生女兒。我如果死了，還有誰去管她呢？只好忍住了我的眼淚，懷着一顆碎了的心，重新回到故鄉去了！

你跟趙蕙根又怎麼路得的？（聲帶有味地）

他是我的一個鄰居，他挺愛我，他呆了三年，我都拒絕了。
後來他又怎麼答應他的？

人獸之間

趙妻 後來媽媽死了，棺材都沒有，趙藤根化了不少錢，才把媽媽埋葬的。人非木石，我
能不感激他嗎？

政平 你就沒有把你上海失身的事情告訴他？

趙妻 他待我這麼好，我能忍心叫他痛苦嗎？

政平 他常常喝醉了酒打你，你還說他好！

趙妻 他多喝了酒，脾氣也許壞一點，可是他這幾年來的確改好多了，酒也很少喝了。

（哭）法官，我求您，不要告訴他。他知道了，他會不要我的！會把我的孩子帶走的！（大聲）會把我的孩子帶走的！法官，您行個好吧，我要是今世不能報答您，來世變狗馬也要報答您的。您不要告訴他，不要告訴他！法官，我那一次的事情，實在是冤枉的！您想我到上海去的時候，才十六歲，懂得甚麼？可憐我在一個暴風雨的晚上，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政平 （精神煥發）甚麼事情？

趙妻 魏家大少爺喝得醉薰薰的闖到我的房裏去……

政平 他，他怎麼樣？

趙妻 他……他用暴力把我姦污了！（低頭）

政平 你應該叫啊，反抗啊！

趙妻 兩聲這麼大，我叫破了喉嚨也沒有用！反抗，更不用說了！您以爲一個十六歲的小姑娘有這個力量嗎？

政平 那麼事後，你應該到法院裏去告他盜竊罪。

趙妻 打官司，要有時間，還要有錢。我是一個窮人，怎麼成呢？何況我們女孩兒家，也

不願意把這種醜事傳播出來的。

無論如何，你不應該同他逃走，拿他的錢。

政平 「生米已經煮成熟飯」，我不跟他，還有甚麼更好的辦法？女人總有女人的想法，

我雖然不會打算要愛他，嫁他，可是事情到了這步田地，我也只有希望他真心愛我了。現在我覺悟了，再也不這麼希望了！我知道大戶人家是不會要我們窮人做媳婦的！……您說我不應該拿他的錢，這更冤枉了！我又不知道錢是他從家裏偷來的。

不瞞您說，我在那個時候，真沒有想到過錢，我的心思全都放在他的身上了！我一心一意地希望他不離開我，我們兩個好好的永遠生活在一起！金錢雖說有無上的力量，可是，在那個時候，它怎麼也打不動我的心！法官，我這些話句句是真，我真的沒有貪圖他的一個錢！

很好，你也別這麼興奮，安靜一點。

趙妻 法官……

人獸之關

政平 好，我們不提這一件事。

趙妻 (狂喜) 法官，我感激您，一輩子都感激您！

政平 言歸正傳，我們再來談談你的丈夫這件案子。(誠懇的樣子) 趙王氏，你要明白，

你丈夫是有罪的。

趙妻 不，我相信他不會犯罪的。

政平 你也不用替他辯護了，我們知道他在五月十號的晚上出去過的。

趙妻 不對不對！

政平 這話用抵賴嗎？你如果再同你的丈夫串通在一起，你丈夫的性命就沒有了。我勸你

還是說實話的好。那天晚上，哦，他同誰出去的？

趙妻 他沒有同誰出去。

政平 那麼他是一個人出去的了？

趙妻 (點點頭) 哦！

政平 甚麼時候？

趙妻 吃過晚飯，大約把十點鐘的樣子。

政平 他回來時候呢？

趙妻 第二天一清早回家的。

政平 一個人？

趙妻 是的，一個人。

政平 那晚上，是不是五月十號？

趙妻 是的，五月十號。

政平 你沒有弄錯吧？

趙妻 沒有弄錯。

政平 很好。（對江）都記好沒有？

書記 都記好了，曹檢察官。

政平 趙士氏，我知道你們一向很窮，是嗎？

趙妻 是的，不過我們勤勤儉儉的還勉強過得去。

政平 真的？

趙妻 沒有弄錯。

政平 這就不對了；你丈夫上個月還向王二娘借了二十塊錢。

趙妻 我不知道這件事。

政平 你不知道的學才多着呢！去年在過年的時候，你的丈夫還借了劉村一筆錢……

是那鄉人賄賂的東洋人，野村。

趙妻 不會的。他怎麼沒有告訴我。

政平 我們還會說謊嗎？你看，這是你丈夫的楷據！

趙妻 （半信半疑地）怪事，以前我一點都不知道！

政平 看，你的丈夫甚麼事都瞞着你。老實對你說吧，那天晚上，他是瞞了你到野村家裏去的。

趙妻 不會的，不會的！

政平 你怎麼知道他不会，難道你也相信他到山上去找羊嗎？

趙妻 他從來沒有瞞過我，甚麼事都告訴我的。

政平 胡說！他既是甚麼事都告訴你，爲甚麼他借了王二娘的錢，你不知道，他借了野村的錢，你也不知道！我們不會冤枉他，他那天晚上一定是到野村家裏去的。你不相信我？

趙妻 法官，我是相信他的，可是我也相信我的丈夫是無辜的，他決不會爲了幾個錢，去殺死一個人的！

政平 這就很難說。錢有不可思議的力量。有的時候，它會叫你墮落，叫你喪盡廉恥的！

趙妻 可是我的丈夫決不是那種只愛錢不愛命的人！

政平 那麼他爲甚麼要說謊，一忽兒說在家，一忽兒說不在家？你也不過他一樣，還了一

個毛病。我看你們兩個人都不是好東西！

趙妻 法官，人決不是他殺的！

政平 你也不用着急！事實也許是這樣的！你的丈夫欠了野村的錢，到期還不出來，他在十號晚上，跑去同野村商量，請他通融幾天。野村不答應，一定要他還錢。兩個人言語之間發生了衝突，打起架來。你的丈夫又喝下幾杯酒，不小心把野村殺死了，這也是很可能的啊。你的丈夫如果真是爲了自衛，他是沒有罪的；即使有，也是很輕很輕的。……野村是你丈夫殺死的，這我們已經調查得很清楚了。現在我們要知道的，就是野村究竟在甚麼情形之下被你的丈夫殺死的。據句話說，你的丈夫是預謀殺人呢？還是爲了正當的自衛，失手把野村殺死的。……你如果聰明的話，你就快點說，我一定幫忙，不難爲他的。

趙妻 法官，我懂得你的意思了。

政平 那麼你去叫你的丈夫來，你要他快說。

趙妻 好的。

政平 （對江）把趙福根叫來，法官用不着進來。

書記 是。（下，半晌，領趙福根上）

趙妻 福根，你好吧！我好久沒有看見你了！監牢裏有飯吃嗎？吃得飽嗎？福根，看你瘦

淚了，你不要難過，有話儘管說好了！

福根（含淚）你要我說甚麼話呢？他們儘拿了我的話反駁我。我看我還是一句不說的好！我不知道他們存的是甚麼心，他們不放鬆我，一個勁兒要判我的罪！小福的娘，我那兒有力是替我自己辯護，我那兒有力是反抗他們！他們有上帝一樣的權力，操着我們的生死大權；可是他們能有上帝那樣的仁慈，德行和公下嗎？算了！我甯可死，也不回他們說話了！

趙妻 福根，你不要糊塗，快點說啊！

福根 我的話早都對他們說了，他們不信。你還要我說甚麼呢？

趙妻

福根，你即使不爲我，你也應該看在你孩子的面上，快點說吧！他們這不知羞恥開在這兒，看見我哭，也跟着哭。我下了最大的努力來抑止我自己，可是我總止不住我的眼淚！他們真是可憐，成天都問起你。小福今天早晨還問我：「爸爸到那兒去了，怎麼還不回來。媽，您趕快去找爸爸回來——」因此，我才得脫身到這裏來。福根，不要再糊塗了，即使不爲你自己，不爲我，你也應該爲你的兩個孩子，好好說啊！

政平 趙福根，你只要說實話，我一定不難爲你。

趙妻 福根，你聽見了沒有？誰沒有錯，誰人還有三分錯呢！你只要說實話，法官也會寬

怒你的。福根，十幾晚上，你到那鬼去的，是到野村家裏去的嗎？說好了！後來你們兩個人打架，你爲了自衛，一不小心把他打死了，是不是？說好了，沒有關係的！法官說的，如果你是爲了自衛，你是沒有罪的，即使有，也是很輕很輕的。福根，你不用害怕，說！說！

福根

（痛苦地）好，你也相信我殺了人了！你，你……

趙妻

我沒有，沒有！……

福根

（對趙）你的鬼計是成功了，你該高興了吧！你叫我的老婆來拆磨我，你叫趙用我的孩子來拆磨我！你，你定要判了我的死罪才滿意嗎？

政平

住口！

福根

小福的娘，你怎麼也不了解我，也懷疑我殺人！小福的娘，老天爺在頭上，我給你賭咒；我如果殺了那個日本鬼，天把我的兩個孩子天雷霹了！

趙妻

（感動地）法官，您聽見了沒有？他沒有罪，他沒有殺人！您說您親眼看見他殺人，我也不相信了！法官，您也是有兒有女的，做父母的會忍心拿兒女來賭咒嗎？他實在是冤枉的，您放了他吧！放了他吧！

政平

（冷冷地）既是他沒有殺人，他就不應該說謊！

福根

您才說謊呢！您說有人在路上看見我，您的證人呢？

入獄之問

六九

政平 (冷笑) 噯人，剛才我的確沒有，現在我可找到了一個。她親口對我說：你在十鐘出去了一個晚上。

福根 誰說的，我弄死他！

政平 她不是別人，是你自己的老婆！看來她不會害你吧！

福根 (對王氏) 哦，原……來……是你！

政平 (對正) 你拿口供紀錄給我。(檢閱記錄)

(趙王氏看看政平，又看看福根，很有決斷的樣子)

政平 哦，在這裏了。她說你在十號晚上九點鐘出去的。

趙妻 不對不對，我沒有說！

政平 你還說他第二天早晨一個人回來的。

趙妻 我沒有說，沒有說！

政平 我把口供唸給你聽：(唸)「我問你：他在甚麼時候出去的？你答：吃過晚飯，大約九十點鐘的樣子。又問：他回家的時候呢？你答：第二天早晨回來的。一個人？」

是的一個人」。

趙妻 沒有說，我沒有說！

政平 得了，我還怕你記錯了日子，問你是不是五月十號的晚上，你說一點不錯……

趙妻 這都是假的，假的！

政平 白紙寫黑字，明明白白。這會有假的！

趙妻 這不容易，一切都在你們的手裏，你們愛怎麼寫就怎麼寫！

政平 (有些怒意) 胡說！難道法官會說謊，審記官會說謊！

趙妻 那我怎麼知道，你們也不見得個個都是正人君子！我不管你們怎麼寫，總之，我不承認我的丈夫那晚上出去的！

政平 (怒) 渾賬。東西！給我畫上押！(給她紙、筆)

趙妻 不，道上面都是假話！(大聲) 十點晚上，我的丈夫沒有出去，沒有出去！

政平 (氣得臉色發青，站起) 你這個女人太狡猾了！我得把你押起來！

趙妻 我犯了甚麼罪，是因為我得罪了您嗎？

政平 胡說！我說你是你丈夫的同謀！

趙妻 證據呢？

政平 渾蛋！(叫) 來人！來人！

(進來了兩個偽警)

政平 把趙福根押下去，回頭把這個女人也關起來！

(偽警押趙福根出)

人獸之間

趙妻

您居然生氣，沒有達到你的目的生氣！我把您弄壞了，假仁假義，卑鄙無恥！你在表面上，似乎問着一些不相干的事，其實這些事情，你都可以拿來送我們上死路的！一個入落到你們的手裏就完了。他進這門的時候，是清清白白的，沒有罪過的；出這門的時候，他就成了囚犯。！這難道是你們的責任嗎？法律嗎？你，你濫用你的權力，幫助鬼子欺侮自己的老百姓，你連一條狗都不如，你還有甚麼資格來審判我們！還有甚麼人格來審判我們！

（兩僞警又進來）

政平

（不動聲色地）你會說，我不同意討嘴上的便宜。來，把她關起來！

趙妻

哼！這就是你們的法律！這就是你們所叫做的法律！神聖的法律，到了你們這些卑鄙無恥，沒有服務道德的人的手裏，也就完了！（僞警們去拖她，她拉住桌子不放）。扯我幹嗎？你們這些鬼！（僞警將她從桌上扯開，她倒在地上大哭大叫）你們這些殺人不眨眼的魔鬼！看你們好得了！

政平

飯桶！你們連一個女人都對付不了！

趙妻

（掙扎着）你們以為窮人是犯罪的胚子嗎？！人窮志氣倒不窮呢！——她已被拖進門口，她扯住門蓋，死不放手）放手，我的手指頭都給你們扯斷了！……我倒要問個明白：人窮了就有了罪嗎？就可以欺侮嗎？

（僞警們將她在地拖了出去。幕落時，還可以聽見她不斷地喊着：「人窮了就有罪嗎？就可以欺侮嗎？」）

——幕——

人
之
眼

七
四

第三幕

偽法院裏的一間退息室，相當寬敞。

左側一門，外通走廊；室內雜置桌，椅，沙發椅等長。

江審記官在那裏整理案卷，很緊張的樣子。

吳謙之高興地進來。

江審記官，你一個人在這兒？（伸出右手）

（不和他握手）吳法官，您太護臉了！

江審記官，你還不知道吧？我的辭呈批准了。「無官一身輕」，以後，我再不用不着

拔起兩孔裝做正經了！（握手，親熱地）哦，手寸這案子怎麼湊？

現在正審問。

今天會有結果嗎？

審記 大概不會有問題。

謙之 爲甚麼？

審記 因爲刑庭審判長審判完了，就要到無錫去。

謙之 這不能成爲理由。

人獸之關

書記 您不知道，他這一次要去一些時候才能回來。

書記 怎麼，他有特殊的任務嗎？

書記 這個我們不大清楚，聽說……是伴幾個日本人去遊歷的。

書記 同幾個日本人去，我看這裏面一定大有文章，江書記官，那個被告——趙福根到底有罪沒有，是不是凶手？

書記 現在還說不定。（正要出去）

書記 江書記官，你知道坐在廊子裏的那個老婆婆是誰？

書記 喔，她就是趙福根的母親。

書記 她的孩子關了這麼久，她一定很着急的。

書記 不，她一點都不着急。她說她的孩子沒有犯甚麼罪，遲早會放出來的。

書記 她到法院裏來有事嗎？

書記 她要見見這兒的法官，不知道有甚麼事，連來了幾天了。

書記 她還沒有見到嗎？

書記 是的。

書記 我偶爾意見見她，也許我可以幫她一個小小的忙。

書記 吳法官，您真是好心！

謙之 說也奇怪，今天我把官辭去了，我的心都變得慈悲多了。江書記官，辭官那便

進來。

書記 好，我就去。

（江下，半晌，趙母踉蹌沈着地進來）

謙之 你是趙顯祿的母親嗎？

趙母 是的。

謙之 聽說你只是這兒的法官，是嗎？

趙母 是的。

謙之 你爲甚麼不去旁聽？

趙母 他們裏沒有那位，儘管一聽一聽，莫須有「的案情辯辯去，我也懶得去聽。我的孩子

又沒有犯甚麼法，我相信，一定會放出來的。

謙之 那麼你要見這裏的法官有甚麼事？

趙母 法官老爺，我們真是可憐，現在是無家可歸了！

謙之 你是因爲欠了房租，給人家驅逐的嗎？

趙母 是的。我們倒不是存心要欠租，實在是沒有錢，沒有辦法。要是你們不把我的兒子

關起來，我們也不會欠他們的房租的。現在我們飯都沒有吃，那裏還有錢來

人獸之間

呢？

謙之 這可不能成爲欠租的理由。

趙母 姓陶的那個傢伙，真不是東西……

謙之 你好好的說，不要罵人。

趙母 姓陶的那個傢伙……哦，姓陶的不知道把甚麼東西倒在我們的河裏，使我們的牲

口，喝了那病的病，死的死了！一隻羊要祇不少錢，我們是靠這些牲口過生活的。

所以，我特地跑來請求您們趕快去禁止他，用法律去禁止他！

謙之 原來你是來打官司的，老婆婆，我勸你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還是不要打官司的

好。因爲打官司實在是勞命傷財，沒有一點好處的。

趙母 這爲甚麼？難道法律也是袒護那些有錢有勢的嗎？

謙之 這倒不，法律是最平等的，它維護人羣的福利，它維護社會的安寧。

趙母 那麼，我就請求你們馬上去懲罰那個姓陶的。

謙之 事情不是像你想象的那麼簡單，你最好先去報告一個警察。

趙母 報告警察幹嗎？

謙之 警察可以給你證明，你河裏的水的確是被人弄髒了。

趙母 這也不用警察來證明啊！只要不弄瞎子，誰都看得出來的。

誰之 這是法律上的手續。

趙母 那麼，還有別的手續嗎？

誰之 多着呢！你得先去請一個律師會同法官去起訴

趙母 我沒有錢請律師怎麼辦？

誰之 你聽我說完了再說。被告，就是你要告的那個人，他也可以請律師出庭替他辯護的。

趙母 姓陶的他害了我們，還有理由嗎？

誰之 法院對於你們兩方面所提出的理由，都是一樣看待的，有時候，我們爲了明白真相

趙母 趙兒，還得派人去調查呢。

誰之 還要開兩年一年去嗎？

趙母 打官司本來是一件又花時間又花錢的事。所以，我勸你還是吃點虧算了。

誰之 國裏的甚麼難道還要錢嗎？

趙母 不是，法律是不受錢的；可是要開去拿律師費，是要錢的。

誰之 那誰錢給呢？

趙母 你得給，姓陶的也得給。

誰之 姓陶的有錢，他不在乎。我們可給他害夠了，飯都沒有吃，那裏還有錢來回他這官

司。

誰之 這你倒不必憂愁，我們會有律師替你辯護的，你不用出一個錢。

趙母 靠得住嗎？

誰之 怎麼靠不住。

趙母 我活得這麼大的年紀，還第一次聽話，天底下有這種好人，靠你幫忙，又不拿你一

誰之 個錢！（暫停）法官，大約要多少錢呢？

趙母 假使姓陶的提出辯護的話，還大約要一兩年吧。

誰之 這怎麼成，我們窮人做一天吃一天的，那兒有這許多閑功夫來來回回打官司呢？與其

趙母 不懂，我們受了人家的欺侮，反轉沒有道理了。

誰之 只有道理是不夠的，我們應該抓住的是法律上的條文！

趙母 我懂了，我懂了！原來法律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窮人認識倒容易，若該受人欺侮的！

誰之 算了，我也不管這一回事了，讓他們好了！

趙母 老婆婆，你真不用着急。你更知道，法律是絕對平等的不勢利的。你何須到法院去

誰之 來告他，我們就會依法逮捕他的。

趙母 我告了他，你們還不是不理。他現在恨透了我們，所以把我們趕了出來，叫我們沒有

地方住，好出他的氣，姓陶的存着這種良心，我看一輩子也好不了！

諱之 他叫甚麼名字？

趙母 他就是赫赫大名的陶福根陶監王！

諱之 （悟）哦，原來是他！

趙母 他是高士遠的甚麼親戚，一個十足的壞蛋！

諱之 你先回去，回頭再給你想想辦法。

趙母 謝謝您，法官老爺。（稍停）那麼我到廊子裏去等我的孩子了。他沒有犯罪，今天

也許會放的。（嘆息咕嚕咕嚕去）

（江書記官進來）

諱之 審判完了？

趙母 還沒有，顧律師今天真是大喪氣力，替趙福根辯護得太好了！

諱之 你看，趙福根有甚麼放嗎？

趙母 大概不會放吧。（鄭重其事地）吳法官，您不知道吧？

諱之 甚麼事，你這樣大驚小怪的？

趙母 南京司法院的金科長來了！

諱之 他來有甚麼事？

趙母 他是爲了野村的案子來的。吳法官，他還帶來了一個好消息！

人難之難

八

謙之 一個好消息！

書記 聽說有人要調到司法院去當甚麼長。

謙之 我們這裏嗎？

書記 (點頭) 哦，是的。

謙之 我怎麼沒有聽說。不會的，這一定是謠言。

書記 吳法官，千真萬確的。

謙之 你聽說是誰？

書記 您猜猜看？

謙之 不會是何國棟吧？

書記 不會是他。最近野村的案子，上面還不高興他呢。

謙之 那還有誰呢？

書記 您猜不到嗎？

謙之 我猜不到，你知道是誰？

書記 是曹……曹檢察官！

謙之 誰告訴你的？

書記 剛才金科長叫我請曹檢察官不要走開，說有要緊事情同他說，這還有錯的嗎？

謙之 這也不見得一定是關於調升他的事啊。

書記 決沒有錯！我可以拿我的腦袋同您打賭！

謙之 得了，我看您還是留着它吃飯吧！

(王夫人紅着眼晴進來)

謙之 啊，您怎麼哭了！王太太，是王推事欺侮您嗎？回頭我揍她！

王妻 (破涕為笑) 您！您開玩笑！吳法官，顧律師替被告辯護得真好。他說被告不是

凶手，沒有一點嫌疑，完全是冤枉的。吳法官，您知道的，我這個人，心最軟，那

怕跌死了一隻螞蟥，也要心痛幾天。我聽了顧律師的一番辯論，真是說不出的感

遇！(用手拭着眼睛)

謙之 是啊，王太太真是最心裏不過的，不過對王推事倒是一個例外。

王妻 (發噤) 不向您說，您總是沒有好說話！

謙之 啊，這次說好的。王太太，被告您還有甚麼的希望嗎？

王妻 八九不離十，我看一定會放的。

(何夫人進來)

何妻 王太太，顧律師真不錯，這麼熱心，真是難得的。有的律師，他拿了你的錢，還

不給你好好辯護呢！

人獸之間

謙之 何太太，您別這麼說，被告準靠得住放了。
何妻 放了也好，我們甯可放了一個惡人，不要冤枉一個好人！

（王吉人匆匆進來）

吉人 我告訴大家一個消息。

謙之 我知道，金科長來了。

吉人 這不用您說。

謙之 他帶來了一個好消息，有人要升官了！

吉人 您怎麼知道的？

謙之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我的情報不虛吧？

吉人 算日本入瞎了眼睛，不聽您這當情報部的部！

謙之 您別小看我，咱家就這「頭」給日本入當差使呢。

吉人 我問您，這消息您從那兒來的？

謙之 「學關樞密」，對不起，這可不能告訴您！

王妻 吳法官，這起實關子。您怕不知道是誰呢。

謙之 我怎麼不知道。告訴您，您得請一次客！

王妻 老是要人家請客，您倒不請人家吃一次。

謝之 那麼我把消息告訴你們，也不要你們講，算是我請下體的。

王妻 你的算盤倒打得真精，偏不要過此！

誰之 「君子一言既出，驢馬難追」。我告訴你們，曹檢察官要升官了！

王妻 瞎說，我不信！

誰之 要不來咱們賭上一桌爛賭！

吉人 （垂頭喪氣地）曹檢察官要升官了！

王妻 真是氣人！吉人，我給你諮詢了這麼久，看起來還是白花的了！

吉人 你別丟人吧！

王妻 說要甚麼緊，太太給自己的丈夫潑湯做官，也不是丟人的事！

（刑廳長使個眼色進來，他穿著條粗織的法官制服，寬袍大袖的。）

審之 你們看見金判長來了沒有？

誰之 審判長，像有那要拔他？

審長 沒有甚麼事。……啊，今天旁聽的人多極了！

誰之 聽說有一家日本報館還派了一個記者來呢。

審長 是嗎？

審記 審判長，就是那個戴鴨舌帽子的，站在報告背後的。

入獄之期

審長 咳，我想起來了！是不幸是，用這根棍打那一個？

審長 正是他，一夥不錯。

審長 請跪，你怎麼不早告訴我！你動不給他換個椅子坐，讓他站着，曬他晒死！……你馬上給我去打個賊呀，……你忙甚麼，考還沒有說完，你就跑。……你去給他換一個新的椅墊，換椅墊了沒有？……去，快去！

審長 到判案，是。（走）

王妻 江審判官，我有話問他說，一過去。（走，到河中碰了王夫人一下。）對不起，王太太。

王妻 審判長，你怎麼客氣！（媚笑）

（審判長提着袍子匆匆出去。江審判官緊跟。）

（一個日本浪人比薩酒納實怒怒強！）

（曹檢察官蹦蹦地進來）

王妻 （追上）曹檢察官，你變得正好。我要問你一件事，你知道嗎？

曹平 那件事嗎？

王妻 他死了。

政平 誰來了？

吉人 司法院的金科長來了。

政平 對了，他是爲了野村的案子來的。

吉人 他還帶來了一個好消息。

政平 這我倒沒有聽說，甚麼消息？

王妻 我們這裏有人要升官了。您真的不知道嗎？

政平 誰真的不知道。

王妻 (睜了黃人一眼) 他倒會裝！……哦，曹檢察官，您準咱們中間，誰最有希望？

政平 這還用說，王太太，當然是王推事了。

王妻 別開玩笑，不是他！

政平 那麼我豈猜不着了。

王妻 您再猜猜看。

政平 哦，我說誰都有希望，誰都沒有希望。

王妻 誰同您談哲學，您總說我越糊塗了。

政平 這還不明白，誰活動，誰就有希望；誰不活動，誰就沒有希望。

王妻 這倒是的，做官的好比白娘娘同法海和尚「鬥法」一樣，空誰的魔力大！

(江警記官匆匆地上，喘着說)

金……金科長來了，到這……來了！

(金科長，搖着權地進來，大家肅立起迎)

科長

哦，請位，不用客氣……哦，對付這案子，到現在還沒有破案，貴院長特地要兄弟來請示。哦，這件案子，聽說今天開審，凶手已經捉到了，好極了！希望各位本着中日親善這個原則，趕快把那個人手割處死罪。同時，希望這類事件以後不再發生才好！

全體

是是，金科長。

科長

還有各位要明白：「汪政府」能建立起來，是全靠大日本帝國在我們背後撐腰，所以，我們應該感謝日本人，服從日本人。哦，也許有人要責備我們，不應該向日本人屈膝投降。這實在不是沒有了解我們。哦，我們有我們的理想，我們的目的。我們委曲求全的敷衍日本人，這是一種手段。哦，我們的目的，是要在東京建立起真正的和平來！……

(「狗屁！狗屁！」從人羣中喊出)

(用拳擊桌)誰，誰敢反對我的話！

(烏雀無聲)

科長 你們都成了強盜嗎？說啊！

（死一般的靜寂）

科長 好罷，我也不在行小算計，計較你們，希望你們澈底覺悟，以後不再再有這種反目的舉動！（聲色俱厲地）聽清楚了沒有？

全體 （小心翼翼地）是，是！

科長 你們別在我面前裝孫子！野村這件案子，趕快結束！

全體 是，是！

科長 曹政平曹檢察官是那一位？

政平 （行着九十度的鞠躬禮）金科長，鄙人就是。

科長 您呆一會兒，我有話同您說。

政平 是。金科長！（面有得意）

科長 你們還談着幹嗎？

王妻 （壓着幕夫）這鬼東西的官運倒不壞！

吉人 這還不是他活動對子！

王妻 （生氣）你倒怪我！不拿鏡子照照你自己！（扯着人出）

政平 （瞥江，懸崖地）你看我怎樣樣！

人獸之間

警長

(耳語) 天官星照命，恭喜德步步步高升！

(他們陸續出去，室中只留着金曹二人)

科長

曹檢察官，我有一件事問你說。

政平

請金科長吩咐。

科長

請坐。曹檢察官，你近來得意吧？

政平

沒有甚麼，金科長。

科長

有人說你在琴緣舞場毆打警察，怕是謠言吧？

政平

(醉色醺醺) 這……

科長

聽說你爲了一個日本舞女，同別人爭風吃醋，是不是？

政平

哦……

科長

不要哦啊哦的，說啊，我倒願意聽你的解釋呢！

政平

這是我私人的事件，我不想說甚麼。

科長

可是人家却拿了這件事說你行不檢呢。

政平

做官的這道連跳舞都不准嗎？

科長

可是說沒有准你在公共場所，爭風吃醋，毆打警察啊。

政平

哦……

科長 聽說你在警察局裏還假造了一個姓名，你倒很聰明。

政平 這也是我周到的地方。

科長 可是你的聰明用在這種地方，我是不會嘉獎你的。哦，你後來總甚麼又說出你的真名姓來呢？

政平 他們太胡鬧了，要把我鬧起來，我當然不能不說了。

科長 你倒真會利用你的職位來開脫你的罪名。

政平 有些人還利用他們的職位來發國難財呢！

科長 少攻擊人家，說你自己的事吧。

政平 金科長板着上司的面孔說話，我想這是一句不說的好。

科長 那麼你就稱兄道弟的，你呀我呀的說也成！

政平 金科長，生理學家說：青年時代是人生最荒唐的一個時期。這種自然的現象，我們是應該加以原諒的。

科長 可惜我沒有研究過生理學，不是一個生理學家！

政平 那天晚上，我要不是給朋友多灌了幾杯酒，我也一定不會失去理智的。

科長 你倒把責任推到你朋友的身上。

政平 金科長，我對於這件事是很後悔的，你不能原諒我嗎？

科長 就這我原諒你；可是你身為法官，竟這樣不知自愛，你還能叫人家愛戴你嗎？接受你的審判嗎？

政平 金科長，儘打着官腔，我也只好忍着不說了。請你罰我的俸，降我的級好了！

科長 你倒說得容易，我這得繳的差呢！我這您還是自甘辭職吧！

政平 謝謝您的體面好意，可是我決不辭職！

科長 決不辭職！

政平 哦，決不辭職！

科長 您不怕……

政平 我怕甚麼？

科長 有人要告你！

政平 告我，笑話！（站起）

科長 有人告你都不怕嗎？

政平 告我好極了，我曹政平決不是怕事的。我會請律師，我會替自己辯護，我怕甚麼呢！

！說得壞一點，你們充其量撤我的職，驅逐我出城吧！我是一個光棍，沒有老婆，

沒有兒子，還怕甚麼？南京我有許多朋友，他們都是些花花公子，花天酒地慣的，

他們會瞧不起我嗎？不給我幫忙嗎？諸大一個世界，到處都可以混飯吃。就這

樣沒有出息，定要死戀在這裏嗎？

科長 這個人太不識好歹了！

政平 金科長的一番好意，我是很感激的。

科長 好吧，再見。

政平 再見，金科長。（鞠躬而退）

王貴 （進來）金科長，高士遠高老先生來會您。

科長 誰？

王貴 此地的紳士高士遠老先生。

科長 好，請進來。

王貴 是。（下）

（高士遠進來，見了老朋友似的打着招呼，金科長只把身子欠了一欠）

士遠 金科長，您不認識我嗎？我倒知道您，小東洋常提您的。

科長 小東洋是誰？

士遠 小東洋您不知道？

科長 我不知道。

士遠 小東洋是市會董院長的一個綽號，哦，我問他是誰。

科長（不信任地）親戚？

士遠 金科長，您近來不是在活動一個差使嗎？

科長 哦，您怎麼知道的？

士遠 我不說您也猜得到的。（笑笑）

科長 這一定是小東洋！哦，董院長告訴您的。

士遠 對了！這件事您倒復隱密，除了您跟董院長兩外，再沒有第二個人知道。金科長，

我的消息怎麼樣，沒有胡說吧？

科長（態度謙恭多了）高老先生，那兒話，那兒話！

士遠 您這件事不成問題，很有希望。如果有力量的人從旁再給您催一催，包您就到手了。

科長 這還要請您老先生栽培，在院長面前替我吹噓吹噓。

士遠 我不成，人微言輕，人微言輕！

科長 您太客氣了，一定的您幫忙！（作揖）

士遠 既是承您這樣看得起，我去給小東洋說說。

科長 那麼拜托您了！

士遠 金科長，您這次到歐巴來，不知道有甚麼公幹了

科長 我這次是專爲了野村這件案子來的。日本人很注意這件案子，憲院長的意見最好趕快結案，免得枝節問題多了，不好收拾。

士遠 是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野村這件案子越早結束越好。日本人現在拿着我們的生死大權，我們除千依百順而外，再也沒有第二個辦法了。

科長 老先生的言論真是精闢之至！

士遠 我們都是自己人。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任政府」這一羣烏合之衆，誰都懷着野心，想乘人不備的時候，打倒別人，自己飛來。所以我們在台上第一件事要小心，就是不拿話柄給別人，……

科長 是呀，曹政平的事情……

士遠 曹政平，這兒的曹檢察官嗎？

科長 是的，……

士遠 他這個人很不錯，精明能幹，少年老成，真是後起之秀。院裏那個缺，我已跟小東洋說請留給他。金科長，公事下來了嗎？

科長 公事怕下不來了！

士遠 不會的，小東洋答應得好好的。

科長 這件事起了變化了。

人獸之間

士遠

小東洋決不會對我失信的。

科長

真的，因為外面有人告他行爲不潔。

士遠

告他政平行爲不潔？

科長

是呀。（在公事包內抽了一條文件出來）您請看這個。這是機關報，每日出版。

士遠

（翻了一下）這也沒有甚麼。我們都是過來人，年青的時候，還不是一樣喝過，鬧

科長

事，玩女人嗎？再說這是一封普通的函件，不理算了。

科長

（指）您看這呢，我們如果不把曹檢察開闢此路，陶閻王他是不會甘心的，會正式

告他的。

科長

（有含羞的一笑）

科長

（向陶閻王）

士遠

（向陶閻王）

科長

何要請教。

士遠

我以爲乾脆把這件事算起來算了。

科長

陶閻王已經來催了幾次了，他一定會答應的。

士遠

陶閻王的事包在我的身上，我去給他說，一定答應。小東洋更不成問題，我們還是

照原定的計劃辦。

曹長 這辦法，說裏的解關係，仍舊讓曹檢察官

士 給他算了！

得長 這是不便宜他了嗎。

主處 陪審那有向外尋的，自己人當然要多照應一點。我看這個辦法沒有錯，不要說曹檢察官歡天喜地，就是陶國王在衙門口也過得去。小東洋更不用提了，他是沒有不贊成的。這真是八面玲瓏，面面俱到，您去怎麼樣？您如果不放心的話，我同您一起見陶國王去。

得長 也好，我正有別的事情要找他。

（江審記官以為屋子裏沒有人，闖了進來）

審記 咳，金科長……

得長 審判完了沒有？

審記 沒有，首席檢察官在發辯。

士達 我們先去辦我們的事。

得長 好。

（金高二人匆匆下）

王貴 （站在門口）江審記官，廳上怎麼樣，有消息嗎？

人聲之聞

書記 快別提，今天這狗獸真夠好看的了！

王貴 怎麼啦？

書記 好像黃昏時節的雨，忽而晴，忽而雨，夠你瞧的了！

王貴 照您說，趙福根又成了囚手了。

書記 不錯，顧律師可不是個首席檢察官的對手，他現在被駁得一句話都沒有了。

（何夫人進來，王貴避去）

書記 何太太，何首席辯得很好，除了顧律師跟被拿趙福根面外，一個滿堂際，沒有一個

不叫好的

何妻 是的。

書記 顧律師同剛守簡直成了兩個人了！他爬在桌上，頭都抬不起來，真是怪可憐的！

何妻 哦……

書記 何太太趙福根這檔傢伙，越看越不是好東西！我幸虧聽了何首席的覆辯，不然倒上

了顧律師的當了。

何妻 是麼。

書記 何首席的覆辯，使我太興奮了，精神百倍，何太太。

何妻 沒有甚麼。

（審判長同王吉，高興地進來）

審判長 這一次我們可把凶手捉住了！……啊，何太太您在這兒，恭喜恭喜！

何妻 我沒有甚麼喜事啊，審判長。

審判長 何首席辦得那麼好，凶手有了着落，這還不算何您道賀嗎？

何妻 這是他的責任，也算不了甚麼。

審判長 他提出的證據，真是持之以恆，言之成理，不要說被告律師沒有回駁的餘地，就是

吉人 我們，是衷心折服，五體投地的。

審判長 這真是您辦得好。

何妻 不過我認爲這是何首席一個人的功勞。

審判長 這也算功勞，真是太慚愧了！

何妻 不過有一點，爲可想不遠，我們正要有判決被告死罪的時候，何首席忽兒請求中止訊

問，這是甚麼道理？

何妻 也許他有別的緣故吧。

吉人 怕是病了！

審判長 好了好了！他來了！

（何國棟滿腹心事地進來，江書記官這時走了出去）

審判長之問

偶妻 國棟，您沒有演罷！

國棟 沒有，還有激！

審長 何首席，您這次的功勞真不小。

國棟 別提了，不過了使我慚愧！

審長 您最後幾句話，得多麼有力量！

國棟 忘記不起来了。

審長 這幾句話給我的印象最深。您說：「法官們，我們要記着我們的

趕快用神聖的法律來懲罰這國凶手，這個危害社會秩序的凶手！」

吉人 審判長的那句話，我以為才是一針見血，確到好處呢！

審長 您指的那一句？

吉人 您不是問被告：「聽說你在十號的早晨，就是野村被暗殺的那天早晨，宰了野村

牛，是嗎？」被告點頭說是的。您就說：「原來你是先練習練習，預備在晚上殺人

嗎？」被告的臉都給您問紅了，半天都說不出話來。

審長 他一定是賊胆心虛。何首席，我好像看見您對被告舉動做了一個手勢，這是甚麼意

思？

國棟 我以為他還要辯護罷！

審長：我……在被告死罪的時候，您爲甚麼請求中止訊問？

國棟：因爲在審判的時候，忽然有一件事把我鬧糊塗了。

審長：那一件事？

吉天：（開時）那二件事？

國棟：（用手摸頭）啊，我的頭漲極了！（坐下）

何妻：國棟，你怎麼啦？

審長：何太太，您不用着急。這我知道，每一個割子手在他第一次殺人的時候，他的精神

總是興奮的，心緒總是不寧的。何首席今天還是第一次判人死罪，當然不能例外，

以後次數多了，慢慢的就習慣了！

吉天：何首席對於他的職務，也未免太敏感了一點！

審長：大家別鬧他，讓他休息一下就好了。（預備出去）

國棟：（站起）審判長，別走，金科長馬上就來。

審長：是您請的？

國棟：是的。

何妻：國棟，我看你還是……我在外面等你，回頭你們談完了話，我再來。（下）

吉天：（對王太太）這傻瓜不知道又有甚麼騷動！

王妻：「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快跟我走！」

（王吉人騎羊似的跟王太太下）

審長：何首席，您這樣心緒不安，到底是爲了甚麼事？

國棟：回頭您就知道……

（金科長昂然而入）

科長：何首席，您說有要緊的事情對我說？

國棟：是的，我因爲做錯了一件事，想請示您。

科長：您做錯了一件甚麼事？

國棟：剛才我在覆辯的時候，忽然發現了一大堆的事實，都是有利於被告的。

科長：怎麼，野村這件案子，還有可疑的地方嗎？

國棟：可疑的地方多得呢！

科長：難道被告的律師他沒有研究過這件案子嗎？

國棟：當然研究過。

科長：那麼您還担什麼心？

國棟：假使被告確是沒有罪呢？

科長：……長的事您也不必操心！

國棟 不過，金科長，我擔心被告趙福根是無辜的，沒有罪的！

科長 我不要聽這些廢話，您要說，您就到法庭上去說好了！

國棟 是，金科長，我一定遵從您的指示辦妥。

科長 胡說，我指示您甚麼？

國棟 您叫我把有利於被告的事實，到法庭上去說。

科長 鬼才叫您這麼辦呢！怎麼您打算把被告放了嗎？

國棟 是的，我想您也一定贊成的。

科長 胡說，我就不贊成這麼辦。您倒真會做官，把責任往我的身上推！

國棟 我沒有把甚麼責任推卸您的身上去！

科長 還說沒有，您把被告放了，我回南京去怎麼說呢？

國棟 這又不關您的事，人家要攻擊應該攻擊我。

科長 到了那個時候，您不會說：「哦，這是金科長的意思，我請不過他的口。」我這才成了您的替死鬼啦！您看，我冤枉了您沒有？

國棟 您完全誤會了我的意思。我……

科長 您這種陰謀鬼計要是用在別人的頭上，我倒也贊成，可是用在我的頭上，我一點都不感激您！

國棟 金科長，我豈不是一世為人利己，畏首畏尾的小人！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翻
放心好了。

審長 何首席，剛才法庭上，你不是還說被告有罪，要判他的死罪

國棟 是的，可是，現在我對國棟案，給被告說一句公道話，說他沒有

審長 這簡直是胡鬧，拿法律來開玩笑！

國棟 我這是根據法律的公理，法律的尊嚴，決不是胡鬧！

審長 翻案，不成！

審長 何首席，您這個怪念頭還是取消了罷！您如果還磨磨，我們全體都要挨罵

國棟 我何國棟就生成這個硬脾氣，斷可斷志不可屈！誰都不能強迫我去做一件

的事！

審長 您一定要翻案？

國棟 （堅決地）哦，我決不叫無辜的人受罰！沒有罪的人被處死刑！

審長 您要注意，這是甚麼案子！

國棟 難道死了一個日本人，我們應該多派兩個同胞來抵命嗎？

審長 你有理，你有理！反正不是我倒霉，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可是一樣，你不要說

我指示你的！

國棟 大丈夫光明磊落，敢作敢當！您請放心好了。
科長 那麼甚麼時候開審，您決定了就通知我。

國棟 好，我馬上通知您。

科長 我們走，別跟他多說了！

（金科長同審判長負氣而出）

國棟 去你們的，狗！

何妻 （進）國棟你罵誰？看你的臉色多壞！

國棟 淑，我難過，心裏難過極了！

何妻 你是爲了那判被告的死刑，心裏難過嗎？

國棟 是的。

何妻 被告殺了人，當該抵命，你也不用難過。

國棟 淑，你也相信被告是凶手嗎？

何妻 我這不是聽了你剛才的覆辯，才相信他是凶手的。

國棟 可是我……

何妻 你怎麼樣？

國棟 可是我現在不相信他是凶手了？

大獄之問

何妻 這爲甚麼，國棟？

國棟 因爲我發現一大串的事實，都是有利於被告的。

何妻 被告律師他應該知道。

國棟 他疏忽了！

何妻 那麼這是他不盡責任，不關你的事。

國棟 可是爲了正義，我不能不說。

何妻 被告，我看也不是一個好人。從前他會吃過四次官司，這次他也很有嫌疑。你剛才

提出的許多證據，證明他殺人，一點也不含糊。顧律師是一個有名的仔細人，如果

你真有一點漏子的話，他早起來替被告辯護了。國棟，我不知道你還有些甚麼責

任？

國棟 法官，責任我不知道；可是在做人的責任上，我應該起來維護正義，起來把有利於

被告的事實說出來的。

何妻 這些事實，難道說，你以前都不知道的嗎？

國棟 我是有點知道的，可是我的眼睛被成見蒙閉了。

何妻 成見！

國棟 是的，我同別人一樣，因爲趙福殺以前犯過罪，疑心他這次也有關係。因此凡是有

利於他的事實。我都放棄了。

何妻 這實在是得不償的！

國棟 我還自己安慰着自己說：「哦，這是被告律師的事，不關我的事」，淑，你憑我會卑鄙無恥到這步田地！

何妻 也許他們不會判他的罪吧？

國棟 怎麼不會！

何妻 或者他們會減輕他的刑罰的。

國棟 不會的，不會的。你看我剛才多麼激烈，定要他們判他的死罪嗎？我真是太殘酷了，太殘酷了！

何妻 我真不懂，你爲甚麼要這樣？

國棟

你也不懂嗎？我把我的罪狀對你說了！在開庭的時候，我是很清楚的，很理智的。我總希望律師好好的替我告辯護。可是他後來成功了，全場都起哄了；我就非常的着急，覺得我的控告是要失敗了，我的榮譽是要毀滅了。一時我的忌妒心，虛榮心，戰勝了我的理智。我就起來覆辯，把所有不利於被告的事實統統說了出來。……不瞞你說：在那個時候，我的心裏，那裏還有被告，還有公理，還有神聖的僱命！我真心裏是滿手私的慾念，只想把被告告到，把被告判決死刑！……

人羣之聲

我的目的果然是達到了，被告的罪名也成立了，我的榮譽也挽回了，呵！這我的天良在這時也發覺了。我因此躊躇起來，不安起來！……淑，你還我也會成了這樣一個

法官！

何妻 這樣的法官才多着呢！

同樣 我要保障人權，我要不顧一切的把被告從監獄中搭救出來！

何妻 對，這是你應該做的呀！

同樣 （進來）何首席，審判長叫我來問，甚麼時候再開庭。

同樣 馬上就開。

何妻 好。（下）

同樣 淑，我裏去為正義奮鬥！

何妻 好極了，我祝你成功！

——幕——

...

...

...

...

...

...

...

...

...

...

...

...

人獸之...

人獸之聞

審長 何首席也不在乎，看他的公事吧！

吉人 這個死心眼，總有一天會倒臺的。審判長，您也應該留神一點才好。

審長 我沒有關係，反正日本朋友會給我幫忙，我怕甚麼？

吉人 對，您這樣說，可，您走對了！……哦，您找甚麼？

審長 (找) 我找個牙刷，刷衣服。

吉人 (遞給他一個牙刷) 您拿警檢察官的用吧。

審長 好，我借用一下。(接過牙刷)

吉人 審判長，聽說金判長帶來了一個好消息。您知道誰要升遷了？

審長 (笑) 哦，我不知道。據我看：咱們都還沒有份兒，您也不必起勁了。

吉人 真箇嗎？那您怎麼還有份兒？

審長 (舉着帽子) 您看這帽子多壞，全是紙做的。

吉人 這有備新名詞，叫「代用品」！

審長 對了，聽說日本近來材料缺乏，一切都用「代用品」了！

吉人 審判長，他們都說警檢察官這次很有希望，您看怎麼樣？

(何國棟趕着進來)

何國棟 啊，你們都在這兒呢！

審長 啊，何首席，您來了。我馬上要到無錫去，在這兒收拾收拾。……嗚，我的司的克呢？（吉人幫着我）我明明放在這兒的，誰拿動了？王維事，您看見沒有？

吉人 我好傳看見您放在這兒的。

審長 （接着了）啊，在這兒了，不用找了。何首席，您今天怎麼樣，很痛快吧？
國棟 是的，我今天總算做了一件痛快的事。要是趙福根給冤枉了，被判了死罪，我才不

安呢！

審長 現在您也不用不安了，你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國棟 是的，正義是可以戰勝一切的！

審長 可是話又說回來了，如果趙福根真是凶手呢？

國棟 那也沒有甚麼，我們寧可放走十個有罪的人，不應該去懲罰一個沒有罪的人！

審長 您倒是一付婆婆心腸！告訴您吧，這種心腸是不配當法官的。

國棟 難道當法官的都應該換上一付鐵石心腸嗎？

審長 噫！（點頭）我們不應該感情用事，我們應該絕對地理智！

國棟 所以您一點同情心都沒有，看見別人受苦，還若無其事的樣子！

審長 別話說！

國棟 這簡直是卑鄙！殘酷！無恥！

人獄之問

審長 您罵那一個？

國棟 您不要多心，我不是罵您。要罵的話，我們三個人都有份兒！

吉人 姪好的扯到我的頭上來了。你們多談一會吧，我不想奉陪了！（揮拳出去）

審長 何首飾，（脫袍子）您說話太直了，我勸您以後還得好好的修養修養。

國棟 謝謝您的勸告，審判長。我如果把心裏要說的話，毫無顧忌的都說出來，恐怕您

了更會不高興呢！

審長 怎麼，您是故意同我過不去嗎？

國棟 審判長，您這也生氣。我不過是覺得他們可憐罷了！

審長 （刷衣）可憐！趙四根不是放了，這可憐甚麼？難道我們還得賠償他的損失嗎？

國棟 是的，他是放了；可是，他一生的幸福，可完全害在我們的手裏了！

審長 害在我們的手裏，怎麼講？

國棟 這並且是您的錯處，還應該負責的。

審長 （訝異地）我倒要問個明白，我有甚麼錯處？

國棟 看您做錯了事，自己還不知道。

審長 我做錯了甚麼事，您？

國棟 鄉！人是最容易真誤的。您不應該把趙王氏在上海失身和她吃官司的事情，告訴趙

書具 福壽亭。

書長 (大笑) 難道是甚麼，原來您是一通一件事，哈哈……何首席，您太脾氣過敏了，

您就相信越越越早先不您這件事情嗎？

國棟 看您多麼粗心！您剛才選這件事情的時候，趙福根的臉色多麼難看。如果他早知道

這件事情的詳，當然不會這樣驚異的了。

書長 我說您也太細心了，太看得起他們了。他們都是些粗人，是沒有這些細巧功夫的！

(將袍子盛好，放在公婆皮包裏面，仍是笑着)

國棟 難道他們不是人嗎？他們也同我們一樣，餓了要吃，凍了要穿，高興了會笑，委曲

了會哭的啊！

書長 照您說，趙福根老婆的事，我是不應該問的了！

國棟 這我不知道。

書長 那麼這是甚麼的不了！按法律我是應該把事實的真相弄明白的。何首席，我真不

懂得您幹甚麼。您這事不但沒有證您的責任，您反而死命攻擊着解案的法律。我問

心無愧，我是盡了我法律上的責任的。

國棟 法律！

書長 哦！

人獸之問

國棟 不管甚麼人，不管他有罪沒有罪，只要我們認為他有嫌疑，就可以抓來審問，關他起來。這是大沒有道理了！再說趙王氏的事吧，她在十年前就受過法律的懲罰了。我們爲甚麼還是不放鬆她呢，翻遍她的過去呢？難道法律對於犯過罪的人，永遠不寬恕他嗎？永遠不准他改過自新嗎？如果法律真是這樣，那麼法律是太殘忍了，太不合理了！

審長 您以爲法律還有缺點的話，您儘可以去活動一個立法委員來做做。

國棟 到了那個時候，我還不是跟大家一樣，全付精神都放在做官上面，再也不會留心這些問題了。

審長 講到做官，您最好先去跟曹檢察官學學。

國棟 跟曹檢察官學。

審長 是啊，他馬上要升遷了，真是一步登天！

國棟 他是甚麼東西！土豪劣紳的走狗！

審長 罵高士遠老先生嗎？我可不答應你的！他是董院裏的一個親戚！

國棟 怎麼，您想巴結他？

審長 看你這做官，連這一點做官的常識都沒有。他們現在正在風頭上，你得罪他們，還有便宜嗎？（到門口去喊）王貴王貴！（王貴進來）王貴，我就要到車站去，你把

皮包去交給車夫。（王貴按邊皮包，下）何首席，聽不聽隨您，人生還不過是一場戲，看開一點，不必太認真了！（下）

國棟 你們的人究竟……是這樣的，所以你們不願廉恥，不顧民族國家的利害，做日本人的走狗！

（王貴上椅子坐下，江書記官進來）

書記 何首席，您走了？

國棟 哦……江書記官，趙福根放了沒有？

書記 還沒有，他的辯護手續還沒有辦好，他交歸子裏等。哦，何首席，趙福根真是可憐，許多人圍着他，問長問短的問着他老婆的事。看他的樣子痛苦極了。我想叫他到臺面來坐，您看怎麼樣？

國棟 好呵，您看着辦吧。

書記 還有他的老婆，我也派人去叫她了，讓他們在這裏也好見面。

國棟 很好。

書記 何首席，您知道嗎？趙福根的老婆還不能放。

國棟 爲甚麼？

書記 因爲她得罪了一位法官。

人獸之間

國棟 怎麼，她把曹檢察官得罪了嗎？

曹記 是的，何首席。

國棟 我去 曹檢察官說，把她放了算了。

曹記 太好了，太好了！

（何國棟下）

曹記 （到門口去喊）趙福根，趙福根，你到裏面坐好了。

福根 （進來）謝謝您。

曹記 恭喜恭喜！你馬上可以自由了。

福根 （痛苦地）在法律上說，我是自由了，可是在我個人幸福上說，我這是不幸的！

曹記 我勸你也不必把你老婆的事情儘放在心上。想開一點吧！

福根 我是想不開的。我恨不得宰了她才痛快呢！她真會騙，騙了我整整的十年！

曹記 十年前的事，你還提它幹嗎啊！她跟了你，規規矩矩的，總算不錯。這年頭是不同了。做丈夫的也只好張着一只眼睛，閉着一只眼睛，馬虎一點算了。

福根 我是生氣的發腦筋，她回纏大少爺的事，您叫我怎麼受得住呢？

曹記 福根，我是同情你的。我勸你想開一點，別這麼生氣，她總是你的老婆。

福根 是幹的。（稍停）哦，您允許我的母親到這裏來，同我談幾句話嗎？

書記 可以的，她還在廊子嗎？

福根 是的。

書記 你等一等，我去叫她進來。

福根 多謝您！

（江出，一會兒，趙母進來）

福根 媽，您好吧，我們有三個月沒有見面了！

趙母 我的孩子，你瘦多了！（淚下）

福根 媽的頭髮也白了許多，鬼子把您老人家害苦了！

趙母 這不能怪你，你又沒有犯法。

福根 媽，小福的娘……

趙母 你老婆的事，我都知道了，有人告訴我的。

福根 媽，您看她多麼不要臉，當了這麼多人，她竟承認同總家大少爺發生過肉體關係！

媽，您說我還有臉見人嗎？我真恨我手裏沒有刀，我早斬了她才出我的氣呢！

媽，我要解除我與她苦，（真想在陸承誠我是凶手算了！）

趙母 那個日本鬼子又不是你暗殺的，你瘋了嗎？

福根 我要是不爲了媽，不爲了兩個孩子，我早就顧不顧一切了！

人獸之間

趙母 孩子，你別這麼興奮了，安靜一點吧！

福根 (關心地) 媽，小福同玲玲在家裏都好嗎？

趙母 家，你不知道，我們早就沒有家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拭淚)

福根 怎麼，家裏又出了甚麼事？

趙母 我們那些牲口都死光了！

福根 (急) 真的嗎？

趙母 媽還會騙你。

福根 怎麼死的？

趙母 陶閻王這個鬼，他害死的！我氣他不過，到法院去告他，……

福根 法院應該叫他賠償我們的損失！

趙母 法院才不呢！你以為法院會幫我們窮人的忙嗎？別做夢吧！陶閻王現在是心滿意足

了。他因為我告他，恨死了我，硬說我們住了房子不繳錢，把我們趕走了！

福根 媽，你們住在甚麼地方？

趙母 暫時住在霍表姑的家裏。這鬼地方，我真不願住下去了！自從你鬧了起來，誰都在我

們的背後裝着鬼臉，看不起我們，說我們的壞話！

福根 天啊，我沒有犯罪，已經是這樣；要是真犯了罪，不知道人家會怎樣看待我們呢！

唉！人錢這一點向情心都沒有！

趙母 你知道小福不肯去上學嗎？

福叔 不知道。

趙母 學校裏的同學們都笑話他，說他是囚手的兒子！

福叔 他的爸爸又不是囚手，他不會解釋嗎？

趙母 他們人多，他只一個人，有理也成了無理了。他氣得哭着回家；自從那一天起，他

躲在家裏，再也不肯到學校裏去了。

福叔 媽，我看這地方不能再呆下去，做順民是一輩子也翻不過身來的！

趙母 可是我們到那兒去呢？

福叔 到我們自己的大後方去！

趙母 這大後方路，沒有錢也不成！

福叔 媽，不用說錢，我的主意是拿定了，我情願走上十萬里的路，吃盡千辛萬苦，我也

要過到我們自己的大後方去。我以為這兒地在這兒做兒子和黨好的順民要強的多！

趙母 也好，順民的生活，本來就是牛馬，不是人過的。我跟你一起去。我們甚麼時候走？

福叔 要趕快走。

趙母 你怎麼心一起去？

福根 爲甚麼要她去，她死了倒好呢！

趙母 要她小福同玲玲開起她呢？

福根 你乾脆說她死了罷了！

（偽聲引趙王氏進來）

警甲 你在這兒呆一會，派警員馬上就來。

趙妻 是。

（警下，將門帶上）

福根 媽，我們就這麼辦，你先回去。

趙母 好，你甚麼時候回來？

福根 手續辦好了我就回來。你先回去收拾收拾，我們今天就動身，早一天走早一天脫離

苦海！

趙母 這個容易，我們現在是給他們管得甚麼都沒有了。你辦好了手續就回來，不要叫我

等人了。

福根 好，你先去罷！

（趙母下，她始終沒有看趙王氏一眼，好像沒有看見她似的）

趙妻 （跪在地上丈夫面前，淚下如注）。福根，你真諒我吧！

福根 (走開) 鬼身請使喚！

趙妻 (跟過去) 福根，你別這樣！我苦，我真苦了！

福根 好，那麼我愛你，我喜歡你！

趙妻 真的，福根！

福根 (掙開) 扯着我幹嗎？不要臉的東西！

趙妻 福根，我怎麼不要臉！

福根 要臉要臉！同魏家大少爺發生肉體關係，真要臉，哼！我要斬了你才出我的氣呢！

趙妻 福根，你竟斬了我吧！可是你要原諒我，不長良心！

福根 不要臉的東西！我看你比一個娼妓都不如！

趙妻 福根，你罵吧，打吧，出出你的氣吧！

福根 你這爛真心真意的待你，你倒好，真有良心，叫我戴綠帽子！騙我！污辱我！

趙妻 真是冤枉死人了！我怕你痛苦，所以沒有敢告訴你，你想我有這勇氣嗎？我每次要

告訴你時候，總是話到舌尖就縮住了。福根，你要明白，我全是為你啊！

福根 得了吧，你這種甜言蜜語，我再也不上你的當了！

趙妻 真的，福根，我愛你，我能忍心叫你痛苦嗎？爲了一件不相干的事叫你痛苦嗎？

福根 你怎麼說，反正我也不相信你。

人獸之關

趙妻 福根，你不要一個勁兒說些氣憤上的話，你也應該靜靜的想一想，我跟你十年也生兒育女，管理家務，那件事豈不起你？

福根 只裏有一件能夠我一生忘不了你了！

趙妻 那一件，你說？

福根 就是你跟魏大少爺的事，你這些做不知道，看你這個人夠多麼壞！原來你的溫柔，賢惠，都是你作惡的幌子，都是你欺騙我的手段！總算老天爺有眼睛，我趙福根也有一天，透了你！別同我說話，天雷降了！

趙妻 福根，你太使我痛苦了！

福根 那你不能怨我，這是你自作自受！我才算倒楣哪！好好的給你害苦了！你不願意過好日子，甘心墮落，那我也不應該拖我一起下水啊！現在，我是完了，給你犧牲了，我要是自忘了你倒好了，我也不致於這麼痛苦了！可是十年恩愛，怎麼成呢！我是曾經愛過你的，傾心過你的！我窮，我怕你嫁了我吃苦，受委曲，對不起你。所以我算計自己吃虧，讓你去吃一點好處，多穿一點好的。甚麼困難，我都擺在對面，不說家知道，怕你擔心！難道想到十年來我待你這麼好，你居然這樣報答我！那裏想到我們這一對恩愛夫妻會有今天的下場！真是天數，我還說在座呢！現在我甚麼也不希望了，只希望忘了你！

趙妻

福根，記着十年的恩愛，你就原諒我吧！寬恕我吧！

福根

我是一輩子也不會寬恕你的！

趙妻

福根，你愛我，你晚應該原諒我，原諒我這一次！福根，我並不是希望你再像從前那樣愛我疼我，我只希望你不再拋棄我。無言的，待我許多麼壞，我都沒有打你

言的。我只求不離開你，不離開我的家，我走了！

福根

家，我們的家，早就沒有了！破產了！這就怪你，你這個禍水！

趙妻

福根，你也不能因為我有一點不是，就說我甚麼都不是啊！我跟你十年，你倒說

說：我有那一點沒有盡責，那一點對不起你？就說我在沒有嫁你的時候，有過一

不名譽的事，可是這也怪不得我啊！何況十年來我那一天不在改過，不在懺悔。你

也應該同情我，可憐我的！福根，嫁雞！雞，嫁狗隨狗，我是跟定你了！你縱使

到天邊，我也要跟你到天邊的！你要靜靜的想一想，不要再任性了。你家裏也不

我一個人，其實你正需要我這第二個人呢！福根

福根

你不配，不配！

趙妻

不配，我那一點不配，我那一點不配做他們的媽？

福根

哦，你使他們丟臉，使他們在人面前一輩子都抬不起頭來！我現在警告你：以後不

人獸之間

沿你去看他們！

趙妻

（痛楚欲絕）天啊！我做了甚麼壞事，你要把我的孩子奪去啊！福根，這不行，你要我的命都可以，你可不能奪去我的孩子！孩子是我的心肝，我的性命，我的希望，我十月懷胎，吃盡了千辛萬苦，才領大他們的！我一生的希望都在他們的身上了，我怎麼也不能給奪去的！

福根

你根本不配做他們的媽，不配，不配教養他們！

趙妻

我不配在甚麼地方，你說，你說？你總不能說我吃過官司就不配吧！不錯，我會經歷過監牢，可是我對於我的孩子，是沒有罪的，是盡了做母親的責任的。你說我不配做他們的母親，不配教養他們，我是死也不承認的！你把我的孩子奪去，我真不憐你是甚麼心腸。如果你是為了向我報復，好出你的氣，那你簡直是自私自利，卑鄙無恥，只顧你自己的痛快，不管你孩子的幸福，你還成一個父親嗎？福根，我並不怪你，我知道你認我不配做母親是氣頭上的話。因為我對於孩子，是否盡了責任，你心裏是很明白的，並且你還不知道，世界上再找不出第二個女人，可以來替代我，來替代我看護我們的孩子的！福根，我的話是完了，我的眼淚也乾了！我決不是求你可憐我，我是求你爲了我們的孩子留着我！你縱使不滿意我，你可不能遷怒於我們的孩子，使他們受苦啊！福根，你是好的，靜靜的想一想吧！

顧根 (靜默片刻) 不！我決定同我的孩子到大後方去。

趙妻 我也跟你到後方去！

顧根 不成，你不能去！

趙妻 爲甚麼，我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嗎？我要去，一定要去！

顧根 去了也是白去，你不會找到我們的！

趙妻 除非你飛上天去，不然，我總會找到你們的！

顧根 好吧，我把你的醜事，一管一節都告訴你的孩子，叫他們一輩子都恨着你！

趙妻 (跌坐椅上，心如刀割) 顧根，你千萬不要這樣，我答應你，甚麼都答應你，我只

求你一件事，你不要把我在上海的事情告訴我的孩子！……

齊記 (進來，手拿卷着文件) 顧根，你的手續辦好了，你在這上面畫個押，你就恢復自由了！

顧根 謝謝您！(準備出去)

趙妻 顧根，我還有話請你說。(顧根走回) 顧根，我真是心緒刀割，難過極了！恐怕只有死才能解除我的痛苦啊！我們十年的恩愛，想不到也有分手的一天！顧根，你再

看我一眼吧，好好的看我一次吧！從今以後，你……你再也不見小福的娘了！

(淚如雨下) 顧根，我這樣犧牲，完全是爲了我的兩個孩子！今天我才知道一個做

娘的心是很苦的！福根，你無論如何要成全我，不要讓孩子們知道我從前的事！

福根 好吧，你放心好了！

趙妻 福根，你得給我賭一個咒！

福根 我如要把你的事情告訴我的孩子，天雷霹死我，炸彈炸死我！

趙妻 福根，還有一件事，我要你答應我。

福根 那一件事？

趙妻 你叫小福和小玲珍不要忘記他們的媽，常常惦念着他們可憐的媽！

福根 (含淚) 我答應你。

趙妻 福根，我做娘的沒有一點東西留給他們，我真難過，您對他們說：我脫離他們，我

用我最寶貴的生命祝福他們！

福根 好！……我走了！

趙妻 福根，你走吧，不要難過，保重你自己，好好的照顧兩個孩子！以後我不在你身

邊，你要自己當心，多吃點飯，多穿幾衣服……(咽不成聲)

(趙福根跟江警記官出去，曹以平正走進來，和江撞個滿懷)

各記 哦，曹檢察官，您……您來了！(對福根，把文件給他，指門外說) 福根，你跟他

去，他會領您去辦手續的。

「槍騎兵接過文件，本人似將出去。」

警長警官，送羅根的老婆在道兒。

政平 羅根她在道兒嗎？回首席剛才向我露情，要我放了她的。他的狗運氣還不壞，我卜了

政平 宣了！江書記會要我升了官了！我也不去惹這小科上司她討較，打算放了她的。

政平 恩，恩。權，不，哦，您高升了，我應該怎麼稱呼您？

政平 爲了！您趕快給我準備，我趕到南京重新去！

政平 到南京去重新！金科長把任命狀帶來了嗎？

政平 沒有。

政平 上面有公事下來了？

政平 也沒有。

政平 曹檢察官，就是任命狀和公事都沒有下來，我這裏是不忙辦好，現在的事情說說就

變，內定的事情更推不來。俗語說得好：「只有調了口肉餵頭，才算吃定了。」

政平 政平

政平 你真是個死心眼！「曹檢察官」！曹檢察官！原本人是不定定重，還是明天「在

政府」調了白才整在呢！高士這陣子調我調，一調事情，他總以為再會了，只

要我到南京去見見曹檢察長，他再推一推。他這的「事情」到頭了。

人脈之間

二二七

曹記 高老先生有這句話才還沒有錢，高老善善善善善也，想跟你去，請發老人家提提提提！

政平 好把中……

曹記 還有王玉良這個人，倒不是錢的……請他……

政平 你就發發……快給我去準備，我就要走！

曹記 是！……有聲……地……

政平 趙王氏，你知道我爲甚麼要把你開起來……

趙妻 你說我同趙顯根串通一起。

政平 你真是個糊塗蛋！老實告訴你吧，因爲你罵我，辱罵我，我才把你開起來的。現在

你的運氣來了，我要到南京去做官了，只要你向……個……我……不……你，馬上放

你。

趙妻 你，我要剝你的皮，吃你的肉，才消我的恨呢！

政平 你不要不聽好話，你聽我，我就讓你起來！

趙妻 謝天謝地，你……

政平 我看你簡直瘋了！

趙妻 瘋了？我倒不知道瘋了！我現在是沒有丈夫，沒有孩子，沒有家，孤單單的只到

我一個人了！你……我起來，真是求之不得呢！（向曹注視）我以爲，以爲……

政平 你以為甚麼？

趙妻 (一啞口吐地) 我以為我尚不幸，我們一家的不幸，都是你一個人的！

政平 我們不是把那個丈夫放了？你還要甚麼？

趙妻 放了！可是我的丈夫，我的孩子，所有的人們，都看不起我了！他們以為我是一個不規矩的女人，一個下流的娼妓，不愛我了，不要我了！法官，你恐怕沒有想到會

有一個結果吧？

政平 這你不用發愁。要是能脫了你的麻煩，你盡可以到法庭裏去告他，與他賠償你的損失。

趙妻 這末好麼。我正因為一個人說了我的壞話，說我在十年前失身，吃過官司，因此

我末不要他了！孩子看不得我了！身敗名裂，夫離子散，都是他害的！害的！

政平 這個人是誰？

趙妻 他叫謝維新。

政平 那你不控告他？

趙妻 爲甚麼？他怎麼害我的？

政平 這倒不是，因為這個法律！

趙妻 這也是法律？簡直是狗屁！

人獸之間

政平 不要罵人，這不是你的案。江青副官，你去給她辦個手續，把她放了算了！

江青 是。(下)

政平 我是一個普通人家，沒有什麼錢，不像你那樣精通法律，可是我比你還要得多。有人他得多！一個裏有罪的人，給你害得家破人亡，身敗名裂，你是有責任的。所以

政平 我應該賠償我的損失，賠償我的孩子！

政平 賠償！賠償是不欠你錢！

政平 賠償不欠錢，那麼我就罰你要！

政平 甚麼？甚麼有責任的？

政平 甚麼？甚麼有責任的！所以甚麼事都來你這裏，你要怎麼就怎麼。人家沒有罪，你可以說有罪；人家沒有變壞，你可以說有變壞。人家給你害得夫離子散，家敗人亡，你還說你是沒有一點責任！你用法律來吊說，也許你是沒有責任；可是，在正義的立場上說，我敢說你是有責任的！有責任的！我決不饒你，我要向你清算這筆血

債！

政平 廢話，給我出去！(背過身去，披開文件，表示不理不聽的樣子)

(趙孟禹的眼中忽然一亮，給她看見了桌上的那把裁紙刀。她偷偷拿在手裏，遲疑地又放在原處)

趙妻 法官，是我最後一次的請求吧！一切損失，我都自認倒楣，不要再賠償，我只要求

你將我的兩個孩子還了我！（如泣如訴地說着）

政平（俯首着地）還你的孩子，笑話我欠你的！

趙妻 你怎麼不欠我！着筆血債，你是一輩子也還不清的，可憐我再也看不見我的孩子了！再也聽不見他們叫「媽媽」了！他們到那裏去了呢？死了嗎？是的，是你殺死的，殺死的！原來你是這樣一個「好」法官，使一個沒有罪的人成了囚犯！使一個賢妻良母，成了罪人！（利刃在手）你，你這狗，這個漢奸，我送你回老家去！

（她用利刃猛刺曹青）

（曹青叫，倒地，掙扎，氣絕）

——幕，全劇完——

後記

本劇是根據 E. Brieux 所著 La Robe Noire I 劇改編的。Marcel Brieux (1858-1932) 是法國近代最負盛名的社會劇 (theatre social) 作家。他的劇本大都討論着各種問題：勃羅德德 (Blanchette)，描寫學校文憑的不可恃，糾正教育上謬誤的觀念；善舉 (Les Bienfaiteurs)，描寫慈善事業的反結果，表示人道的溫情的毒效；賽馬的結局 (Résultat des Courses)，描寫賭博狂的惡果，諷刺有閑階級的消極享樂；代理者 (Les Remplacés)；描寫困於經濟的女子捨己兒以哺人兒，喚醒為母扶養的天責；其他如狄邦先生的三個女兒 (Les trois Filles de M. Dupont)，搖籃 (Le Berceau)，梅毒 (Les Avariés) 諸劇，都含有社會改革的理想，以空罵空教訓社會的。

(La Robe Noire) 一劇，係描寫政治勢力的優渥法權，指謫政法的腐敗。著者以為法律是死的條文，全靠人來運用它；不然，就不會有好的結果。像本劇裏的權權根根辜及錫弄弄身敗名裂，家破人亡；這是誰的責任呢？誰去賠償他們的損失呢？同時，著者還提出一個「人的問題」，他以為人都有自私的劣根性，是最容易墮落和作惡。人獸關頭，真是聞不容髮。誠如孟子所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這句話了。所以一切「好」的計劃、方案，都往往因為「人」的緣故，不能實施，實施得很糟了。試看何國棟那樣的

要不同的人，有時尚不至陷於自私，宛然好人；何況那樣的八面模範就不見多得呢！看看對於這一點是寫得十分生動，發辣和深薄的。

狄邦先生的三個女兒，梅壽，La Robe，Motte等劇，英國均有譯本，在倫敦上演時，萬人空巷，願聽弄琴。La Robe Rouse 一劇，尤為著者不朽之作，曾蒙法國國學院的褒獎。

La Robe Rouse 一劇的情節，原是經過時間和空間的，我把它「中國化」了，更適合於目前的演出。因為這劇本不獨在表面上改變了，而在內容上——就是意識方面——也由消極的改變為積極的了。

「獸之園」對於奸偽官場的腐敗情形，暴露無遺；同時對於淪陷區的同胞們也有有力地提供了一條正確的，唯一的出路：不屈膝，不合作，不做順民，抗戰到底！

至於原著中特德的變巧，精密結構，濃烈的對白，我都儘可能的保留了；不過，人物的性格，願多更動，並且我把他們都典型化了。

此外，我還添了一些「噱頭」，當然是無損於劇情的「噱頭」。

最後，我要說的，就是願以此書獻給為民族抗戰的英勇的戰士們！

編者民國卅一年兒童節於白沙國立圖書館。

82

77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卷查處審查證世圖字第一二六〇號

版	種	所	有
人	發	華	華
編	音	電	起
校	對	官	士
印	行	著	獨
			立
			由
			發
			社
			正
			中
			書
			局
			重慶
			中一路二一〇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
			磁器街二十二號
			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初版
			元 五 價 實